

李莊前後時期的李孝定

——以 100 餘封信件為證



李孝定告別李莊，於重慶千秋照相館之留影（1946年10月10日）
相片右邊為李孝定親筆簽寫「卅五年雙十節留影」

郭長城

古今論衡 第40期 2023.6

前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史語所」）於民國廿九年八月遷入李莊，卅五年五月離開，本文所述時間自民國廿八年至卅七年，約略相當，故以「李莊前後時期」為題。

本人收藏一些與李孝定相關之文稿、證件、書信多年，今相應之當事人多已作古，自覺此批資料，對於理解當時李孝定本人及諸學者在李莊生活之片段，或有助益，故不忖鄙陋，藉拙文予以公布。

本文中凡用標楷體呈現者，均為原文。因本文主旨在於讓文物自然呈現歷史軌跡與原貌，故多直接引用，不涉及其他考證。

此批文物內容可與李孝定回憶錄《逝者如斯》（臺北：東大圖書，1996）相對照，大多足以印證其說法，也有可補正誤謬或隱晦者，惟不一一指出，有請讀者自行判斷。

敘述方式依時間順序，書信之引用，以接收日期為準。李孝定習慣在信封背面註明收信日期，即以之為依據，少數未註明者，則根據郵戳，若皆闕如者，則依據書信內容判定。

本文中所依據之收藏文物如下：

- 一、國立中央大學准考證 1 張 民國 24 年。
- 二、國立中央大學旅行證 1 張 民國 26 年。
- 三、《甲骨文參考》油印本 1 冊 李就讀大學期間。
- 四、李孝定殷契卜辭課程習作 手寫 4 張，正反面計 8 面 李就讀大學期間。
- 五、李孝定《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編〕補》^❶ 手寫本 1 冊 民國 28 年。
- 六、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通知 計 3 封 民國 29 年。
- 七、憲兵司令部軍用證明書 計 2 張 民國 29 年、民國 33 年各 1 張。
- 八、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旅行證明書 計 2 張 民國 30 年、民國 32 年各 1 張。
- 九、國立中央研究院行旅護照 計 2 張 民國 34 年、民國 35 年各 1 張。
- 十、國立中央研究院留渝辦事處與四川和眾輪船公司簽訂合約書 1 份 民國 35 年。
- 十一、國立中央研究院運樞護照 1 張 民國 35 年。

^❶ 商承祚所撰書名為《殷虛文字類編》，李孝定將「編」作「篇」，蓋一時筆誤。茲標識為「篇〔編〕」，下有此註記者同此。

十二、書信（依姓氏筆畫）表列如下：

姓名	數量	備註
丁文治	1	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王世杰	2	外交部長
王利器（藏用）	5	史語所同仁
王志維	1	史語所同仁
王叔岷（慕廬）	17	史語所同仁
王崇武（之屏）	1	史語所同仁
王鈴	2	史語所同仁
中研院總辦事處	1	
史語所同仁	1	饒行請柬
向達	1	西南聯大教授
何茲全	1	史語所同仁
余遜（讓之）	1	北平輔仁大學教授
吳汝康	3	史語所同仁
岑仲勉	1	史語所同仁
李孝定（陸琦）	1	本人
李霖燦	5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同仁
杜堯勳	1	四川某公司經理
那廉君（簡叔）	1	史語所秘書
周法高（子範、紹門）	6	史語所同仁
屈萬里（翼鵬）	8	史語所同仁
杭立武	3	教育部次長
芮逸夫	3	史語所同仁
胡厚宣	3	史語所同仁、齊魯大學教授
高去尋（曉梅）	2	史語所同仁
殷煥先（孟非）	5	史語所同仁
張秉權	2	史語所同仁
張錡（元甫）	2	李孝定三舅
傅斯年（孟真）	3	史語所所長
曾昭燏	1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同仁
勞榘（貞一）	2	史語所同仁
游壽	1	史語所同仁
遼欽立（卓亭、卓庭）	1	史語所同仁
黃笙陔	3	李孝定業師
楊希枚	1	中研院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楊時逢	2	史語所同仁
楊樹達	1	湖南長沙大學教授
董作賓（彥堂）	4	史語所同仁
鄧廣銘（恭三）	1	史語所同仁
嚴耕望（歸田）	1	史語所同仁

李孝定相關書信

一九三九年（民國 28 年），廿一歲








這年李孝定就讀中央大學中文系，從胡光燾（小石）先生鑽研甲骨文。本人收藏之文物中，有《甲骨文參考》油印本一冊，及殷契卜辭課程習作四紙（計八頁），可大致了解其研習之情況。

該《甲骨文參考》油印本應係中央大學中文系編印之講義，十六開本。仿線裝書摺疊裝訂，書口題《甲骨文參考》，計一百頁。此冊缺前十二頁，從第十三頁起，每頁十二行，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以鐵筆於蠟紙書寫油印。十三頁首行標「文字第五」，內容大抵以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為主。

書首頁下題「武陵陸琦李孝定」，故知為李之舊物。書中補充訂正，隨處可見，如首頁「卜辭中文字，有形聲義胥可知者，有僅得知其形與義者，有形聲義胥不可知，而與古彝器款識同者，今述其形聲義胥可知者，為文五百六十。」先生於「而與古彝器款識同者」下，增補「更有形聲誼具不可知，而亦不見於古彝器款識者；更有知其聲而不知其形與誼者，見於千支字中。」又如八十三頁「歸」字下，收錄九個甲文，末二個省白。李不以為然，於旁加註：「歸不省白，省而作帚，必為婦。」

殷契卜辭課程習作四張，應係以筆記本裁切，寬 20 公分，高 15 公分，以黑墨鋼筆書寫。每張之正面均署名：「李孝定」。首張未編號，題署：「殷契卜辭」。後三張分別以阿拉伯數字標註「1，2，3」。

編號 1 之正面「畢馬」條下，李解釋完後，註明：「詳見上次練習釋文，茲不復贅。」可知李平日即從事於殷契之釋文練習，並呈其師批改。以目前僅見之習作，其釋文應以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為主。先將林書收錄之甲文摹寫後，再於其下加以釋文。如首張第一例：「『貞：用羊于祖乙，正。』此為闕文，蓋以征伐之事卜問於祖乙也。正，征也。考殷諸帝中以乙為廟號者六，而帝乙未見。卜辭其他均有祖乙之稱，而各加字以別之：太乙稱高祖乙，帝仲丁子祖乙則稱祖乙，小乙稱小祖乙，武乙稱武祖乙，或后祖乙。故以此推之，此所見祖乙，當是第廿六世（卜七世）之帝祖乙。惟殷人父以上通稱祖，故此究為何時卜？不可斷矣。」此釋文下，另有黑色毛筆字批：「此多以祖、父對稱。」應係其師胡小石所寫。

又如編號 1 正面「婦姘拿奴」條下，李釋文：「婦，卜辭或作□，或省作。羅釋為歸，蓋誤。徧觀現所見甲骨文，歸無省者。通作□。婦，女官名。姘，人名。拿奴，蓋點收戰時所或俘虜也，此女官職，亦可見殷時去母系社會不遠，女權之高張也。」此則釋文「婦，卜辭或作□，或省作。」被抹改成：「婦，卜辭或省作。」

編號2反面「乙丑，子卜貞：□歸」、「彳歸」、「己未，丁貞：申尹歸」三則釋文下，有批語：「歸字諸條當與上文彳字合證。」

由上舉諸例，可略見當年師生緊密互動之情形。此時校方突然要求必須繳交論文才能畢業，由於時間緊迫，乃以個人最有把握之殷契文字定為寫作方向。

與胡光燾（小石）先生商議之後，即以《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補》為題撰述，其引言如下：（圖一）

商君承祚承其師羅君振玉之說，纂為《殷虛文字類篇〔編〕》一書，其中頗多可商酌之處，今本胡小石先生之說，正其違誤。其形、聲、誼之闕漏不詳，及其所未釋者，則雜采諸家之言為補足之。又其字本不可釋，而羅君強為坳會者，則列入存疑一欄，續有考釋，當俟異日。

接著利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論文，也順利畢了業。此論文以稿紙寫成，仿線裝書摺疊裝訂，頁20行，每行28字，計86頁，約5萬字。

其寫作方式，可舉例如下：

𠄎、𠄎羅釋「相」，其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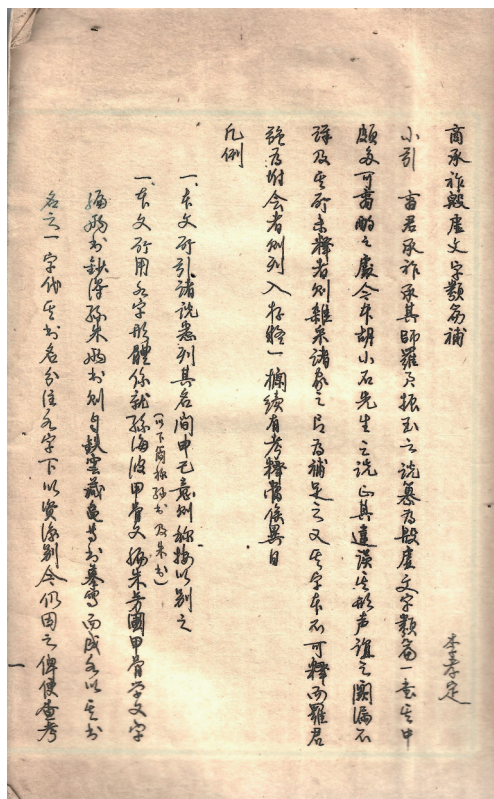
羅說非！孫詒讓曰：《說文》省，視也、从肩省，从中。甲文𠄎字从中，从目，即省之省。（見《契文舉例·文字篇》）。孫釋「省」較近。

按：此實「眚」字。目病生翳也。从目，生聲。生，从中，从土。金文既生霸之生，一作𠄎，一作𠄎，从生省，以省為生也。

卜辭作𠄎，从𠄎，从目。𠄎，生省也。从目，从生省，故知其為眚也。

「按」字以上為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原文，以下則為李之訂正，於此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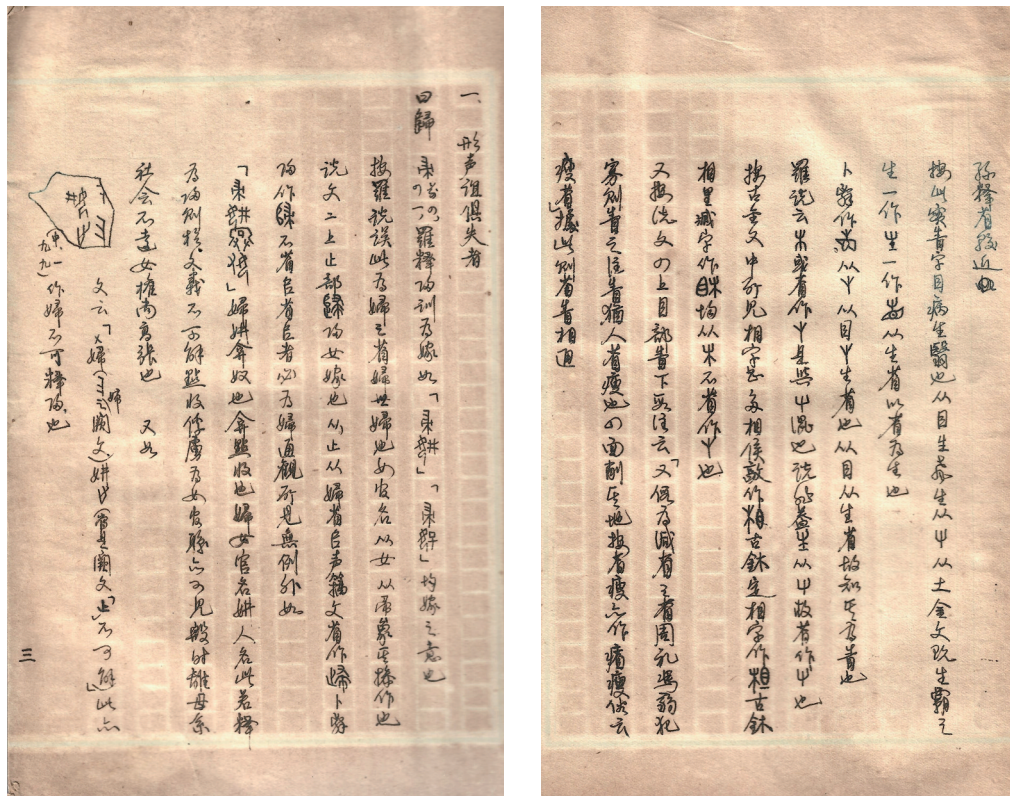
同學周法高、劉念和等選擇報考研究所，正忙著應試的準備。李因為自認論文寫得太倉促，不甚滿意，希望能夠重寫。報考研究所並不急在一時，加上離家多日，也該是返鄉的時候了。主意打定後，立刻取道川湘公路，返回芷江，與因抗戰避難於此的母親重聚。



圖一.1：《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編〕補》

古今

論衡



圖一.2：《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編)補》一書並未出版，當初曾目睹者均已作古，此為該書首次面世。

一九四〇年（民國29年），廿二歲

五月初，省親過後，按照原定計劃，束裝重返重慶中央大學，著手撰寫新篇論文，以備投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由於路途交通管制頗嚴，而擔任憲兵副司令的五舅張鎮正好駐紮芷江，便索取了一紙軍用證明書，以利通行。

軍用證明書 憲兵司令部

為發給證明書事：茲有李陸琦先生因事往重慶，經過貴陽，隨帶行李四件。經核准自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二十四日止，為有效期間，特給此證明書為證。

司令古正倫

副司令張鎮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

有了五舅這紙護身符，自然一路通行無阻，回到了重慶母校。吃、住的問題安排好之後，開始準備論文的寫作。卻因日寇不斷空襲，學校圖書館關閉而無從下筆。眼看研究所招生結束日期逐漸迫近，只好把藏在箱底的畢業論文找出，在最末頁註上「附來退回掛號郵資一元二角八分，寄中央大學李孝定收。」就將論文寄出。

七月廿二日，收到北大文科所來函：（圖二）

逕復者：頃接來函並論文《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編〕補》一件，除交付審查外，先此函復，即希台洽為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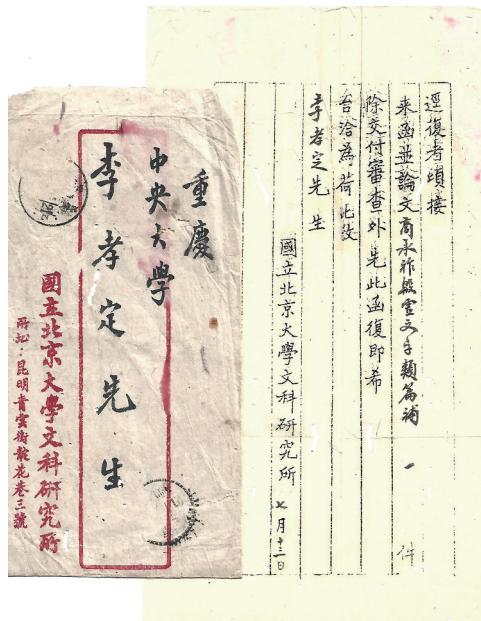
此致

李孝定先生

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七月十三日

民國廿九年，史語所搬遷至雲南昆明，董作賓與胡厚宣也跟著作客於此。所長傅斯年兼職代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所方招收研究生的論文審查，自然有勞同仁協助。論文落到董、胡二位行家手上，得到相當的肯定。



圖二：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通知

七月卅一日，就得到通知。

逕啓者：前來論文《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篇〔編〕補》，業經審查合格，考試日期展至八月十五日舉行。俟決定借何處試場，再當函告。特此奉聞。此致

李孝定先生

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七月廿九日

接著，閱報得知試場設在巴縣中學，便如期到場接受例行性的筆試。九月廿八日，盼到了來自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來函：

逕啓者：本所本屆招生考試各卷業經評定，執事業經錄取。現因本校正在遷移，暫勿來滇，聽待本校下次通知，以此附告，此致

李孝定君

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廿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與此同時，胡厚宣受顧頡剛邀聘至齊魯大學，離開史語所，兩人之間有如下互動。

孝定先生：曩在昆明，於董作賓先生處，獲讀大著《殷虛文字類編補正》^②手稿，至深敬佩！又聞吳汝康先生言：中大史學系所藏甲骨數百片，先生已有寫本，擬付石印。不知此書已否印出？定價若干？向何處購買？望便中賜示為盼！

② 此信書名「編」字不誤，惟衍「正」字。

先生近來又有何大文？倘能不吝見教，則尤幸事也。頗喜同道之朋，不辭冒昧之罪！敬頌撰安！

弟胡厚宣再拜 廿九、十、廿二

李孝定回信後，十一月十七日，再度收到胡厚宣的來信。

孝定吾兄先生左右：前上草箋，辱蒙裁復，並將大著底稿見寄，同道厚誼，感何可言！

惟大著迄今尚未寄到，恐印刷品較信件為慢也。弟原擬俟大著寄到後，拜誦之下，一併奉答，故此函遲寫數日，疎慢之罪，敬祈宥原！

尊著中大既不好再印，弟意倘先生同意，可商之此間顧頡剛先生，由齊大國學所代為出版。如何之處，請兄酌之為盼！

弟近整理在此間研究所講稿，擬草《甲骨學導論》一書，已成二分之一，約四、五萬言，年底脫稿付印出版後，自當寄上一份以求正。

最近作何努力？希便中常常賜示為感！專此，敬頌撰安！

弟胡厚宣再拜 廿九、十一、十三

信中提到之「大著」，當指李孝定整理寫定之中大所藏甲骨，又其所謂之《甲骨學導論》一書，之後並未見出版，疑因故未完成。

一九四一年（民國30年），廿三歲

一月八日，三度收到胡厚宣之來信。

孝定吾兄硯北：曩奉年前十一月廿九日賜書，遲遲未復，歉甚，罪甚！

尊稿迄今尚未寄到，印刷品郵件之慢，未料乃至於此也！聞已在重慶付梓，快慰無似！此書印出後，敢託吾兄即代購兩部（一部弟要，一部代此間研究所買。）從郵局當信件寄下，書價、郵費共若干，並請預示，以便先期寄呈。

弟在此近接編《責善》半月刊，自一卷十六期起，每期即贈兄一份（十六期前已寄出，想早收到！）尊書出，《責善》可免費代登廣告，弟並可撰一介紹批評之文。兄有大文，並希不吝多賜，以光篇幅為感！專此，敬頌撰安！

弟胡厚宣再拜 卅、一、四

二月下旬，五個月漫長的等待，始終不見校方通知，於是主動去信給董作賓。三月十日，接獲了董的回函，這是師生二人首度的文字接觸，也開啓了李孝定通往李莊宅門的金鑰。（圖三）

孝定先生：頃接二月廿五日來書，所詢各項，奉答於下：

一、入學日期：此間遷移初定，在滇尚有一部分不遷者，文科研究所方面，來者研究生三人，皆廿八年考取者，事務方面一人，此間似可為分所，非全部遷來也。足下如能即來，隨時可以正式入學，若待至暑假，則修業自本年下半年始矣。

二、膳宿問題：此間有宿舍，有史語所公共食堂可以參加。每月每人膳食費，約須四十五元至五十元。此時如來，自可加入，不成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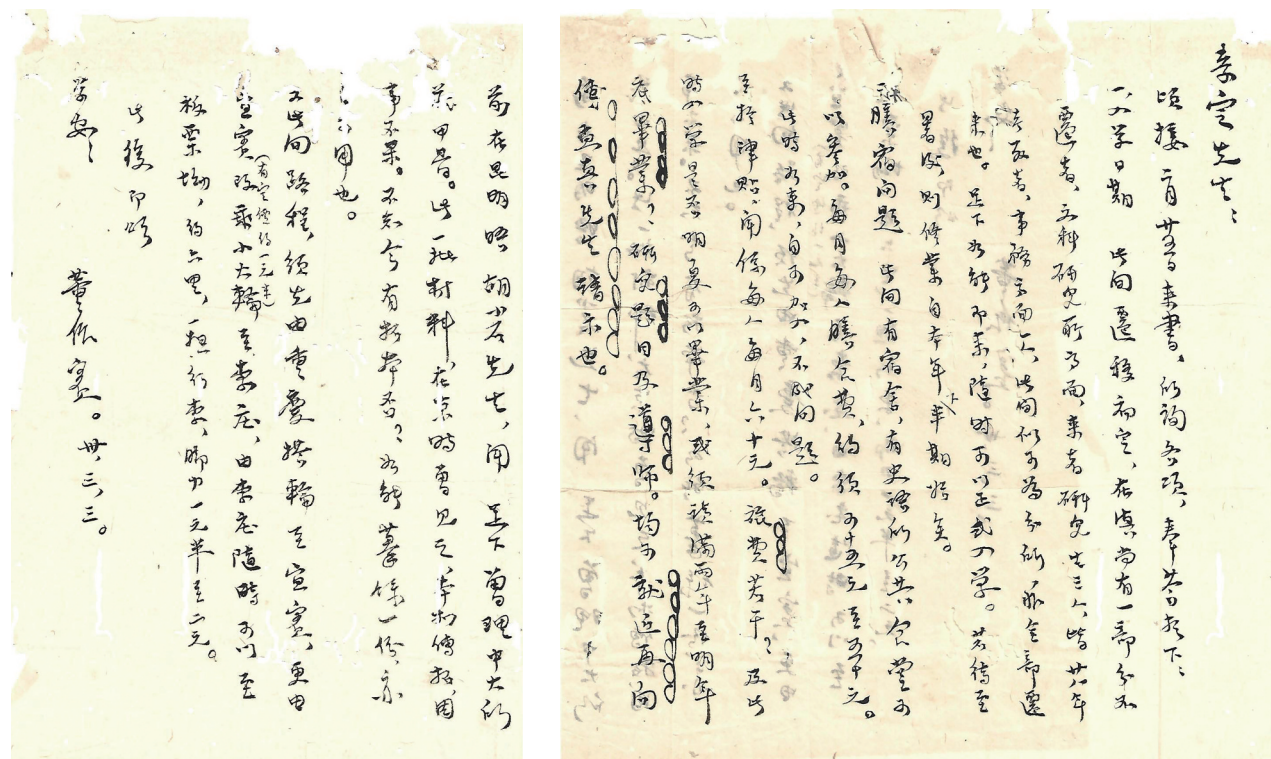
至於津貼，聞係每人每月六十元。旅費若干？及此時入學，是否明夏可以畢業？或須積滿兩年，至明年底畢業？研究題目及導師，均可就近再向傅孟真先生請示也。

前在昆明晤胡小石先生，聞足下曾理中大所藏甲骨，此一批材料，在京時曾見之，本擬傳拓，因事不果。不知今有拓本否？如能摹錄一份，亦□可用也。

又此間路程，須先由重慶搭輪至宜賓，更由宜賓改乘小火輪至李莊（有定價，約一元半），由李莊隨時可以至板栗坳，約六里，一担行李，腳力一元半至二元。此復，即頌學安！

董作賓。 卅，三，三。

從董作賓回函的地址是「重慶神仙洞新街二十二號張禮靜先生收轉」，可以確定此年的三月初，李孝定已經離開學校，住到他大表姊張禮靜家。收信後，李孝定收拾行裝，依照董的指示，一頭栽了進去，這一去，竟是一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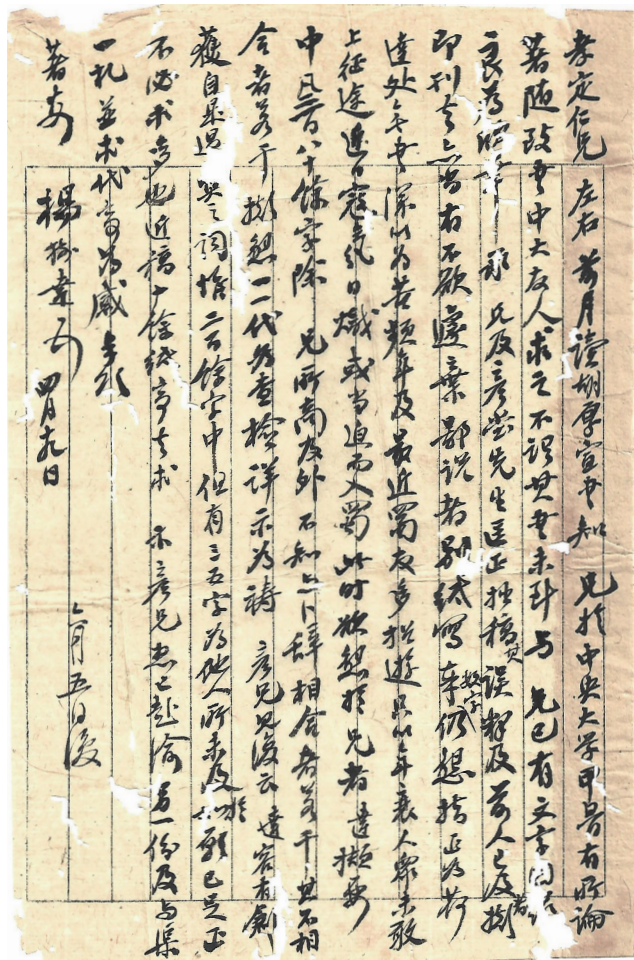
圖三：董作賓致李孝定函

即使在戰亂中，學術界訊息的流通仍然十分快速，李孝定三月初才與董作賓連絡上，馬上就接受到考驗。楊樹達當時正在撰寫《甲骨文蠡測擷要》的初稿，四處徵詢同道的意見，當然包含了董作賓。董看過後，轉函李孝定，兩人隨即將個人意見，回復了楊樹達，也很快得到楊的回函。(圖四)

孝定仁兄左右：前月讀胡厚宣書，知兄於中央大學甲骨有所論著，隨致書中大友人求之，不謂其書未到，與兄已有文字因緣，良為欣幸。承兄及彥堂先生匡正拙稿，其誤釋及前人已及者擬即刊去，亦尚有不欲遽棄鄙說者，別紙寫奉數字，仍懇指正為荷。

達處無書，深以為苦。頻年及最近蜀友多招遊，只以年衰人眾，未敢上征途。近日寇氛日熾，或當迫而入蜀，此時欲懇於兄者，達〈擷要〉中凡二百八十餘字，除兄所商及外，不知與卜辭相合者若干？其不相合者若干？擬懇一一代為查檢詳示為禱。彥兄見復，云達：「容有創獲」，自是過譽之詞。惟二百餘字中，但有三、五字為他人所未及，則於願已足，正不必求多也。近稿十餘紙，寄去求示。彥兄想已赴渝，另一份及與渠一札，並求代寄為感。專頌著安！

楊樹達頓首 四月十九日



圖四：楊樹達致李孝定函

楊樹達此時已五十六歲，其學術成就在學界已有定評，如陳寅恪即曾稱譽「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楊的來信，必定對李孝定產生極大的信心及感動。

踏入李莊，李孝定時年廿三歲，指定導師董作賓時年卅六歲，算是名副其實的「師父」了。彼此相談之後，很快商定了課程及論文方向，課程以自學為主，加強文字學方面的工夫，論文則以整理甲骨文字各家說解為主，這個決定將持續兩年，第三年才開始寫作論文。

讀書之餘，頗感無聊，李孝定開始懷念起大學時期精采生活的種種，歷歷在目。同一時間，人在昆明的大學同學周法高，竟也有同樣的心思，這時候，互通書信無疑是最好的解藥。六月廿二日，終於收到來李莊之後的首封信函。

陸琦學兄史席：前接吾兄渝市寄來一函云待款到赴瀘。以恐投遞不到，未能即復，至歉！近得消息，知吾兄已抵李莊。每日工作想皆就緒，若能舊遊歡聚，樂何如之！惜舊日同遊十九分飛耳。馨玉、禮堂、毅雄、弢青曾晤面否？近況何如？弟近趕論文甚苦，尚不知後事如何也！

小石師曾通消息否？母校情形隔閡已久，能就所知賜告一二否？昆地月食五十餘元，米百十元一石，聞李莊未過百元一石，由公家津貼確否？史語所圖書已全打開否？吾兄住宿何處？舊同學中劉君念和係與弟同在四川錄取，與弟相處甚好，在昆明時常與盤桓。吾兄在李莊感寂寞否？吳汝康兄晤面否？不一。敬請研安

弟法高謹上 六月十七日

馨玉、禮堂、毅雄、弢青等人是中央大學中文系同學或系友，弢青即盛靜霞，其餘待考。小石師即胡小石，劉念和為中央大學中文系系友。

周法高年紀比李孝定大約兩、三歲，兩人是民國廿四年考上中央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彼此十分投緣。周家境清苦，然有個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姑父王伯沆，以及青梅竹馬之表妹王綿。於學術方向及男女感情方面，是早已確定之事。大學畢業後，隨即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語言組，並參與各地語言調查及碩士論文之寫作。心中所繫，為未來之出路及生活經濟之改善。相較之下，李是大地主家之獨子，家境優渥。惟於學術方面，家族中並無足以磋商之對象，同樣考研究所，就顯得一波三折，拖拉延宕。至於男女感情方面，更是始終未見進展，以致形成親朋好友極度關切之問題。

八月廿四日，再度收到周法高的來信。

陸琦仁兄如晤：手示敬悉，弟後事尚未定，羅先生尚未回，論文尚未經審查，遑論其他。李莊審查口試者幾人？此間尚無一人可之，進行遲緩，蓋將待取決于二先生也。念和兄前因事未能寄函覆書，如遇見時，請致歉意。想舊日好友，當不拘拘於此也。弢青論文七十分，因所中對收女生似不贊同，非特別好不收，故已退回（如本人不擬宣布，不須再傳）。愛松函未見，現供職何處助

教乎？重生能入母校否？史語所助理未聞此說，不知月入若干？一颯兄寄與結婚請柬一紙至此，蓋以為與弟同在昆明也。友蘭哥久不得書，不知近況何如？日來轟炸頻仍，每次二十七架於城郊投彈，前日進城，躲城北，去弟一二百步即落一彈。此間尚安，無念。川中又漲至若干？此間月食六十元，米價百三四十元，入不敷出，奈何！津貼領至幾月？不一。敬請研安！

弟法高再拜 八月十四日

「羅先生」即羅常培，為周法高北大文科所導師。此信明顯透露出周法高對於能否盡快畢業之茫然，以及對物價不斷高漲之不安。此外還點出北大文科所招生方面之潛規則，即「盡量不收女生」。以致即如弢青（盛靜霞）之才女，也無從進入文科所之大宅門。尚愛松為較李、周晚兩屆之中大中文系學弟，彼此在學校中即熟識，故互通音問。一颯即徐益藩，為晚一屆之中大中文系學弟。重生、友蘭等待考。

十月初，陸續收到周法高之來函。

陸琦吾兄大鑒：來函敬悉，所言就業問題，勉以毋棄所學，甚佩！弟中心亦未嘗不作此想，而家下來書，則以籌款為急務，終不能因一日之便，而有終生之恨，二者殊相矛盾。目下亦無收入較丰之事，弟亦不欲改行，大致或留所任研究助教，或赴湘至子壘師處，目下尚俱未決定，請秘密，切！切！弟前曾上孟真先生一函，訖無回信，故大致目下不擬赴李莊，且交通亦殊不便也。資有請者，前吳汝康兄赴川時，曾託運小籃一件。中有《經典釋文》卡片一包，擬請兄代為航寄昆明（如嫌大，可分包寄）。寄費以二十元為限，如過昂，即請擇《字林》、劉昌宗等較多之音寄下。如有一線面小本，亦請寄來。以速為妙，因恐弟若離昆，便收不到也。外附致汝康兄一紙，取出後即存尊處。衣物不知霉爛否？煩代一晒，勞神！勞神！

孟非兄已錄取本所語學組，尚未入學。弟處尚俱未口試，恐在十一月矣。一颯、庸生婚事，弟與孟非商議擬與兄及土曜兄送雲南大小罈碑朱拓本各一份，不知以為何如？劉念和已返蓉否？其他諸兄論文皆完成否？如至藍田，是否以經費轉桂林赴衡，再乘汽車為最經濟安全？乞告。貴陽有無友人能設法車輛，能介紹否？弟近接藍田電報，甚略。正去電探詢中，幸勿公開，詳情容後續告。川中諸兄，久無信至。抱寒兄仍在校否？石門事原屬謠傳，幸勿再提，恐吾兄尚可努力也。不一。敬請硯安！

弟周法高再拜 十月八日

錢子厚為周法高就讀中大中文系時之語言學老師，若不得已，只好前往投靠。史語所曾有胡厚宣被顧頡剛齊魯大學挖角，引發傅所長不快之往例，故此類跳槽之事，為所中之禁忌，只宜暗中進行。孟真先生即傅斯年，孟非（即殷煥先）、一颯（即徐益藩）、庸生（即梁璆）三人是晚一屆的中大中文系學弟，由此信可確定與周、李兩位學長交情十分友好。

周法高致函李孝定，總能暢所欲言，較無顧忌，託付代辦事宜亦無須拘泥作態。此固為朋友間應盡之情分，然而李孝定熱心樂於助人之個性，亦為其主因。於同學周法高如此，而於就讀生物系之校友吳汝康亦無二致。十月廿一日，所收吳自貴州安順寄來之信，即其明證。

孝定兄：九月廿日惠書已於昨日收到，藉悉近況。承代為擔料一切，無任感荷！容返所後，面致謝忱。此間工作約於下月初可以結束，弟於十二月初當可返所矣。定良先生代乳粉款可逕交吳太太。所中米貼近有消息否？上週吳太太來信，曾云：「五月份米貼已領到」等語，煩吾兄便中向蕭會計探詢。弟離所時攜款不多，近已將用罄，九月份薪領得後，煩代匯寄壹佰伍拾至貳佰元，寄「貴陽湘雅醫學院王志曾收」，信封上請勿寫弟名，以免取款時麻煩。信內請附一紙，說明此款係匯弟者可也。弟返渝後，訂婚等所費當必甚多，不知吾兄該時能稍予助力否？日來調查工作頗為辛苦，上週赴普定十日，跋涉叢山峻嶺中，旬日來步行五百里，故近日身體極為困倦，詳情容後告。草此。即請研安！

弟吳汝康上 十月十二日

定良先生即吳定良，為吳汝康之導師，蕭會計即蕭綸徽。吳汝康當時與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同事馬秀權已論及婚嫁，希望獲得李孝定經濟上之資助。李孝定在所中年紀最小，家境又相對優渥，熱情又有幹勁，除讀書外，並無外出調查或需趕寫論文等情事。且單身又無家累，遂在眾人心目中，有如便利超商、放款銀行般，「有事找李孝定，沒錢尋李陸琦」遂成了理所當然之勢。吳汝康此信所寫，正是李孝定李莊當時日常生活之縮影，生動寫實。

周法高十月八日來函，提及其個人之碩士論文口試「恐在十一月矣」。果如其所料，於該月中旬順利通過，獲碩士學位，進而準備前往李莊，投考史語所語言組助理研究員。周的來信末端所言較為隱晦，非當事人無從知曉。李忽於此時因公外出，由秘書那廉君先生處取得旅行證明書，離開李莊，前往重慶。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為
發給證明事。茲有本所專員李孝定因公由李莊本所經宜賓白沙，前往重慶，公畢仍循原路返回李莊。希沿途軍警關卡查照放行，特此證明。

所長傅斯年
限回李莊日繳銷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此紙證明並未註明回李莊之期限，給李孝定極大之便利。李既取得後，遂不急於立刻返所，也不宜再投住大表姊家，乃回母校中央大學找處所安頓。此時五舅恰於重慶憲兵司令部任職，有事可以找他，平日則回到母校，為絕佳之避難所、安樂窩。離開史語所時，則預留五舅之通訊處，以便緊急連絡。

一九四二年（民國31年），廿四歲

元月十二日，收到學弟殷煥先之來函。

陸琦吾兄：紹門兄即來，不亦可喜乎！紹門蓋取道重慶而後李莊，則駕臨沙坪自是意中事。嘗為紹門言：前度周郎今又來，紹門含笑，其樂蓋可知矣。知兄必樂聞此，故即奉聞。愛松兄曾與吾兄通音問否？盼示其通訊處，不一一。敬祝冬安

弟新再拜 十二月、廿二晚

此信為殷煥先所寫，其人頗妙，信末署名經常更換，隨心所欲。紹門為周法高之字，中央大學由南京遷至重慶沙坪壩，周法高就讀中大畢業，續至昆明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鑽研，取得碩士學位。其預定行程惟至李莊，可能先經過沙坪壩，故殷調侃其「前度周郎今又來」。

李孝定此次離開李莊，直至卅一年二月十五日（農曆正月初一）仍然於重慶逍遙，並無回校之打算。二月廿五日，終於收到傅孟真所長之來函。

查

執事此次赴渝，業已兩月，行前既未向僕當面說明請假之理由，抵渝後，又未作在渝須有長期停留之聲明，凡此均與學校規程不合，望速返李莊，否則只得據實報告昆明北京大學，以憑辦理。此致

李孝定君

傅斯年啟 二月十九日

依先前董作賓信中之說法，北大文科研究所主要在昆明，少部分在李莊，乃屬史語所寄讀。故李孝定之身分為北大學生，並非史語所就職人員。董作賓家庭負擔較重，除史語所專職工作外，尚需兼職至外授課，且個性不擅管人，於同仁、學生皆是如此。而那廉君秘書乃好好先生，凡事合理範圍內，與人為善，以致鬧出此齣「出李莊記」。

收到信函後，李孝定不敢造次，趕緊回到李莊，結束此檔鬧劇。

轉眼來到李莊已經兩年整，老友周法高也來到身邊，人生地不熟之惶恐心理已不復存在，李孝定完全融入了史語所之大家庭，再無懸念。書信之往返，由殷煥先取代了周法高。七月十日收到殷的來信，根據郵戳，六月廿七日付郵，七月五日至重慶，九日才至李莊，郵務顯然已開始遲滯。

奉大札，謂情急智生，情急或有之，智生則未也。考試將近，弟未進城，所屬事已蒙紹曾學長代辦，即付郵矣。於兄份下留三百元，至謝！發公已返母校，應伍先生聘任國文系事，亦可喜也。兄論文已成大部否？弟擬試後開始，慢事

慢做，藉此一讀基本書籍耳。英文一科為弟大患，此次還要考一笑話也。所中無何可述，試後再談。敬頌夏安！

陸琦兄左右

木生再拜 六月廿四日

信中提及之「弢公」即弢青（盛靜霞），「伍先生」則為系主任伍俶。之前周法高談及盛靜霞報考北大文科所未能如願，只好應伍俶主任邀聘，回母校任教。

北大文科所畢業須經畢業考及論文審核兩道關卡，孰先孰後，可以任選。殷煥先顯然想先通過畢業考，再寫論文。

此時李、殷皆為單身漢，話題難免涉及男女感情，婚姻制度等。從彼此通信互動中，約略可以了解彼此之心思與立場。

陸琦兄：書成後，思及高論，不可不復。足下「三人合則留，不合則去，友蘭不必為名位所拘」，至服！至於如三方同意，則二夫人亦可，此論往昔未能一聞，弟如有偽組織，則兄必投票贊成矣，妙！妙！然惜乎往昔之未能一聞耳。聞羅先生云：紹門兄已出發記音，鬆散！鬆散！亦可樂也乎。

新再上 六月廿六日晚

又：所中已定招收新生，考試與清華、南開合辦，招收幾人，今尚未定。

顯然李孝定並不堅持婚姻須採一夫一妻制，關鍵繫於關係諸人是否皆同意，算是保留較為開放之態度。殷煥先則藉此加以調侃，可見彼此交情之好。羅先生即羅常培，乃周法高及殷煥先文科所的導師，盡責之老師，總能扮演學生間橋樑之角色。

持續之發函，似乎讓李孝定難以招架，遲遲未能回信。昆明彼處之殷煥先於同一議題依然不斷追擊，並表白對於始終受困於昆明之無奈。

前奉一函，當達左右。已自兄份下留三百元，至謝！該謎底為「風向不定」，感所制稍牽強耳。近又有二條：「偷兒」，射《論語》一句；「螢」，射中國大都會名一。祈教以為酒後消遣耳。又弟有不服者，「三方願意，則二夫人亦無妨」，此非足下平日論調，大有為漢（阿香也）制法之嫌。早知如此，弟當儘先引用矣，此所以不服也。足下為之一笑否？阿香、老劉久無信，阿青復回中大（應伍公聘在國文系）。舊日遊樂之盛，未知能否再見？然弟有所慨歎者，如弟今年仍在曲靖，必當仍在曲靖，如何！此懷耿耿，難向他人言，惟達之足下及紹門兄耳。二兄以弟為「小器」乎？又如無去年蔣、劉二兄為弟再三介紹事，弟亦不做是言，此當合併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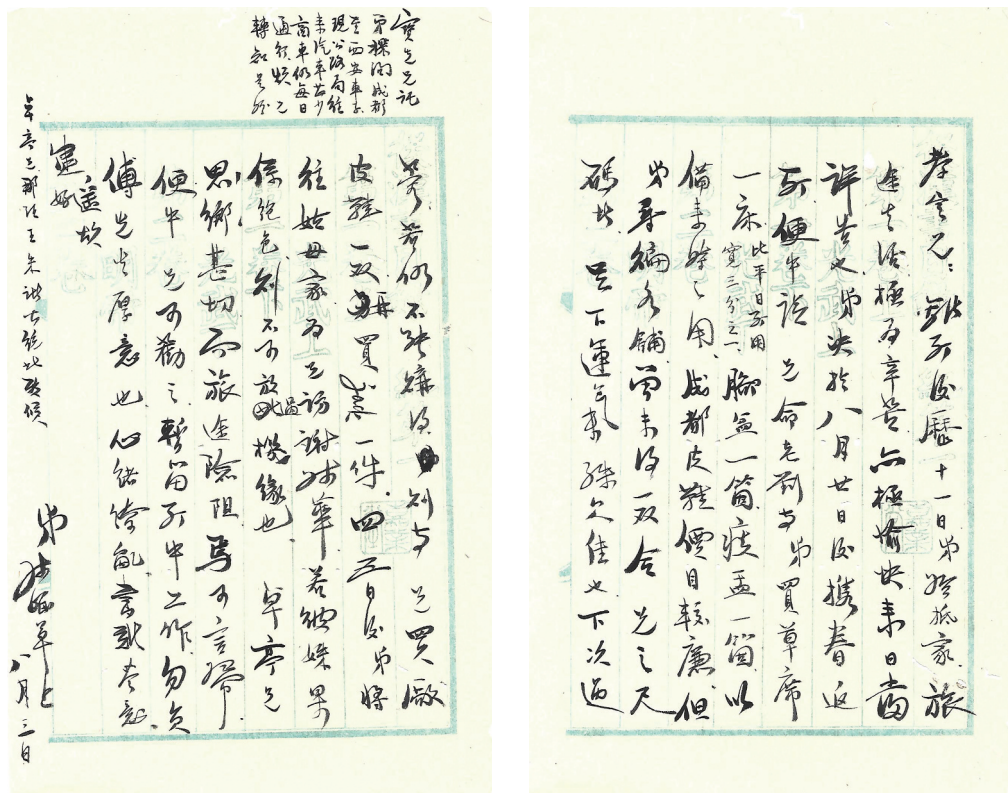
所中有隨聯大遷貴州安順說，但聯大宣佈，必至不得已始牽動，故成否猶在兩可，惜其不說遷李莊耳。敬祝夏安！此上

陸琦我兄左右

弟新再拜（七月八日晚，在蚊子包圍中。）

阿香即張乃香，阿青即弢青（盛靜霞），老劉疑為劉念和，蔣疑為蔣禮鴻，待考。

李孝定至李莊後之前兩年，人生舞臺，由周法高、殷煥先相繼擔綱，至此暫告一段落，緊接著乃王叔岷上場。王與李同年（1940）考取北大文科所，也同年（1941）至李莊入學，因同住一起，自然無通信之必要。此時兩人已相處近一年，雖非中央大學校友，彼此還算十分投緣。王比李大四歲，且已有家室，以同學而言，算是不小之差距。



圖五：王叔岷致李孝定函

八月十二日收到王叔岷首封來信，據郵戳是五日付郵，故收到時間略遲。（圖五）

孝定兄：離所後，歷十一日弟始抵家。旅途生活，極為辛苦，亦極愉快，來日當詳告也。弟決於八月廿日後攜眷返所。便中請兄命老劉，與弟買草蓆一床（比平日所用寬三分之一）、腳盆一個、痰盂一個，以備來時之用。成都皮鞋價目較廉，但弟尋徧各鋪，曾未得一双合兄之尺碼者，足下運氣殊欠佳也。下次過蓉，若仍不能購得，則與兄買廠皮鞋一双，再買 jack 一件。四五日後，弟將往姑母家，為兄訪謝叔華。若彼妹果係絕色，則不可放過機緣也。卓亭兄思鄉甚切，而旅途險阻，焉可言歸？便中兄可勸之暫留所中工作，勿負傅先生厚意也。心緒繚亂，書難盡意。遙頌健好！

弟叔岷草上 八月三日

信之重點在於幫忙打探結婚對象，足見此係平日王叔岷關心李孝定之所在。卓亭即遂

欽立，山東人，此時在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之整理工作。遂欽立比李孝定大八歲，與王叔岷年紀較相近，且研究範圍差不多，故王叔岷對其打算離所返鄉一事，感到憂心。

收信後，李孝定隔日立即回覆，十九日，即收到王叔岷來函，話題仍圍繞在幫忙李物色女友一事上。

孝定兄：流光逝水，別來忽逾半月。弟過成都時，曾為兄訪謝淑華，惜乎不遇。八月九日復往姑母家訪之，而此姝又往成都，殊令人掃興也。聞彼美名頗著，惟行為浪漫，愛人甚多。姑父母言恐非佳偶，弟此時惟有卻步耳。俟再過成都時，得遇之否？弟由敘府至嘉定途中，曾結識一妙齡女郎，江蘇人，現往川大註冊組供職。與弟情如兄妹，暗中亦為兄留一好機緣也。兄得無笑弟為好事者乎！弟決於廿日後，首途返所。現小女多病，不離藥爐，此又愛情之累也。崙此奉上，書不宣意。恭頌撰安！並候卓亭兄。

弟叔岷頓首上 八月十三日

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吳汝康來函。

陸琦、卓庭、叔岷諸兄：前上一函，計已達覽。近況如何？念！念！弟在此以擔任人類學為主，屬文學院歷史社會系。今年僅有一年級學生，無人類學課程，暫教文法商各學院之生物學，每週三小時。但以人數過多，以後或須分兩班教授。近數日新生在受訓中，本月十五日可以正式開課。歷史方面有姚薇元與何基兩人，均係清華出身。前得後方友人來信，謂十中全會將於本月十二日開幕。人事方面頗多更動，傅宋將出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調任駐美特使，顧維鈞長外交，王世杰任駐英大使，此與上月廿三日大公報社評相應，不無蛛絲馬跡可尋也。

兄等近有何種特殊消息否？近況如何？叔岷兄寶眷已到李，想必樂甚。陸琦、卓庭兩兄更當努力，勿負大好年華。弟前數日在美女大使館發行之 *Bulletin* 上，有見 Advice 一則，茲特抄奉，為兩兄打氣：

By all means marry; if you get a good wife, you'll be happy. If you get a bad one, you'll become a philosopher.—and that is good for every man. ...Socrates

哲人蘇格拉底之忠告，不可不接受。弟則心有餘而力不足，惟有待寒假或暑假再做決定，餘容後詳。此請研安

弟吳汝康敬上 十一月一日

貴大文法商在一處，理工農在另一處，兩地相距不下七八里，前者在花溪之北，後者則在南，均不在滇上。

除略敘近況，轉述八卦新聞外，話題仍是離不開男大當婚一事上。此時李孝定廿五歲，遂欽立卅三歲，確實該當努力。而吳汝康早有婚姻對象，只差日期尚難確定而已。

一九四三年（民國32年），廿五歲

此年日寇侵華戰事益形劇烈，而李莊相對安全，所裡人員較少外出流動，為同仁間最常聚會、運動、玩牌之時刻。然而相對之下，信件大為減少。直至四月廿八日，才又收到王叔岷之來函：

孝定、慶鈞兄：李莊握別，十七日即安達陪都。十八日發空襲警報，弟偕妻女奔逃，幾於手足無措。弟與警報素有緣分，此次（今年第一次）亦迎頭趕上也。十九日午後三鐘，抵雙江鎮。所幸岳母病況轉佳，已能進飲食。得愛女侍候，當易康復也。弟小住一周，即返所。次瑤兄動向如何？倘懷念五分之三，不妨對炳章一談，青春幸福，慎勿拋擲。弟亦將暫度光棍生活矣。旅途經歷，歸來詳敘。王鈴兄統此致候。遙頌康樂！

弟叔岷勿上 四月廿日

慶鈞即胡慶鈞，與李孝定同年、同鄉，卅一年考入北大文科所。次瑤即張琨，較李孝定大四個月，廿七年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後進入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王鈴比李孝定大一歲，為中央大學歷史系之校友，之後，成為史語所之同事。

五月下旬，李孝定與胡慶鈞似乎亦動返鄉之念，先後離開了李莊。李孝定暫住重慶臨江路五舅家。六月廿日收到王叔岷由李莊寄達重慶之信，可以略見其端倪：

孝定兄：別來十餘日，湘北戰事益漸擴大，兄能否還鄉，恐成問題矣！數載未歸，將何以慰慈母之恩乎？《殷禮在斯堂叢書》那公已于彥堂先生處查獲十一本，其餘一本，當在遼公處，彼置之不理，奈何！那公決親往一查，因傅先生本日已返所，恐見貼條惹麻煩也。此事偏勞那公，兄當作書謝之。

次瑤兄來函，言將返西安，但未記通訊處。弟雖得此好消息，無從轉達。前日星期，依例下山，午後三鐘，方與炳章笑談。忽見五分之三與孟姍姍而來。有心哉！二妹亦居然各戴草帽矣。弟不禁一笑。兄可告次瑤，他日返所，慎勿忘其草帽也。趙某鎗殺生父之事，數月已無消息。十號戎州日報忽載檢察官將此案宣布起訴。惡魔雖堅稱彼無殺父之嫌，但其父所中鎗彈全由彼之左輪鎗所發，事實勝於雄辯，惡魔恐難逃法網矣。蘭茜若有音訊，不妨告之。慶鈞兄想亦不能回鄉，現留何處？念！念！

本所米貼，總辦事處已來通知，從本年一月起，每月增加七石二，則兄等留所自不成問題。不知在渝與傅先生有所商洽否？兄等去後，粟峯益形寂寞，何時重來快敘耶？尚淑來函，言岳母之病已危在旦夕，而弟家中亦發生哀痛之事。時亂年荒，遭家不造，比來益覺人生之無聊矣。崑此，恭頌康樂！

叔岷頓首 六月十三日

那公即那廉君秘書，遼公即遼欽立。炳章、五分之三、孟、趙某等待考。尚淑即楊尚淑，王叔岷之夫人。此信言及兩重點。其一，所中遺失《殷禮在斯堂叢書》事，涉及

李孝定，幸事後發覺嫌疑人乃遂欽立。其二，李孝定與胡慶鈞仍為研究生，米貼之調高，經濟上之問題將可獲得轉機。

收信後，李孝定依然未取消返鄉之念，只由五舅家改搬至重慶神仙洞新街大表姊夫家。此由王叔岷接續之來信，足以得到應證。

孝定兄：先後奉悉惠函，知兄思歸之念仍切，然湘局既甚緊張，川湘道上土匪復多，兄又何必犯萬難之環境以歸乎！想伯母大人亦不願兄如此也。兄曷不先來李莊結束考試，閒中多作書安慰慈母，湘局平靜後再束裝東返邪？靜寧已來渝，可曾把晤？弟前閱九十五分與之復書，措詞極為冷淡。後復閱彼妹照片，果然殊色也。弟一時憐香惜玉之情大動，恐其終落於狂蜂浪蝶之手，徑作一書寄此不相識之女郎，極盡規勸慰之致意，欲留以有待也。但事後思之，未免阿Q矣。靜寧此次專為此妹而來，不知醞釀如何？諒已密告於兄矣。此妹不得一卓犖丈夫，誠大可惜。此間六月廿八、九兩日，戎州日報載趙某殺父之事有和解消息，一時傳為奇聞，尚難料其演變如何也。蘭茜受若大磨折，猶不知情感之可貴，兄疏冷之極是。同濟放假後，五分之三已去李莊，更無顏色可觀。每與志維下山，天氣大熱，惟覺滿街汗臭逼人耳。與慶鈞作伐事，尚淑來函未提及隻字，或已絕望矣。炳章已返青神，享團圓之樂，九月終始復來此，餘當再敘。恭頌康樂！

弟叔岷頓首復 七月二日

附慶鈞兄二函，晤面時予之。因便於轉寄，弟冒昧開封，但於內容並未過目，不知渠相信否？兄可告之一笑也。

靜寧、九十五分待考，志維即王志維，史語所同仁。

八月六日，持續收到王叔岷之來信。

孝定兄：敘州勿別，各懷遺憾。志維歸來，乃悉詳情。廿六日晨，往素萱家見蘭茜。彼將先回成都，然後再到渝復學。至嘉定時，即將旅況通知兄、我，以免掛念也。弟告彼不必再過敘州。彼云：趙，庸人，不敢多事，可毋慮。弟惟有聽之而已。彼來所中同人，整個注意力皆集中於蘭茜。以李光濤之孤僻，居然草一申救啟事，願不顧生死利害，在報端發表，其他可知矣。今得蘭茜返蓉消息，莫不欣欣然舉手相賀，稱兄、我功德圓滿。實則蘭茜之能暫脫塵劫，自是兄、我之力。非遇我輩有心人，誰肯如此？誰敢如此？況又別無所圖乎！此時蘭茜想已離敘，弟曾密聞彼有被同濟學生包圍之說（素萱說）。刺激過深之人，神志不免模糊，弟深恐其無法應付也。兄累言其相薄，弟細思之，信然。他日恐未必能超出魔障。可嘆！可嘆！來日有新消息，弟再奉告。此間溫度已至華氏一〇六度左右，惡熱難堪。還鄉之期，或尚須半月。搬家、考試皆未了結也。崑此奉上。遙頌暑安！

弟叔岷頓首 七月廿八日

王志維為史語所之書記員，與王叔岷同時至李莊，後與當地女子張彥雲結婚，張素萱為張彥雲之妹，之後嫁李光濤，李光濤亦為史語所之同仁。

八月八日，很難得竟收到遂欽立之來信。

陸琦吾兄大鑒：聞在敘為人幫忙，貴體極端委頓，到渝之後，未識健復未？甚為念念，祈珍重是盼！茲有懇者，交大友人遂淑文君，以風疾劇發，赴貴陽入院療養。以入院費用過鉅，坐困彼處，已兩次來函求暫寄千元充用。此君學行俱優，又係故交，而千元之數，不抵戰前五十元之用，自應慨與允諾，濟其噬臍之急。但以數月來米貼未發，本月生活費尚由貸款填補，手中實無一文可以寄去。此地有錢諸公，又素非友好，難以開口求借。兩日來為此問題所擾，至於寢食不安。吾兄頃手中如有餘款，幸能鼎力相助，為弟抵擋一陣，湊一千元逕寄「貴陽龍井路合作管理處董汰生先生轉遂淑文君」。俟兄返此間時，當將此款立即奉上，因所中米貼本月末定能匯來也。然如吾兄手中不甚寬裕，無法應諾此事，尚祈來一速復，弟好再為設法也。吾兄旅途之中，事務繁忙，本不應如此相擾，弟念你我誼係至交，而淑文君又正值極端危難之際，故敢冒昧懇請，想定邀原宥也。肅此布陳，辭不一一。順請文安！

欽立頓首拜 八月三日

遂欽立無事不登三寶殿，一來信就是借錢，果然是「沒錢尋李陸琦」，捉襟見肘之際，首先想到即為李孝定。

同一天，另收到王叔岷之來信：

孝定兄：此次為爵仁之事，彼此心力皆受相當損失，幸望爵仁能拔出魔障耳。但渠是否已返成都，尚無消息。弟察其神志模糊，喜怒失常。又聞受同大學生包圍，誠深為之憂也。渠與趙某孽債，恐亦未易償清，此在渠本人能否自救耳。素萱處至今亦無所悉，誠可慮可疑也。弟近日已遷住桂花坳，明窗淨几，頗能自怡。畢業考試茫然無期，文研所諸先生老大遲鈍，一至於此，可嘆！可嘆！秋風已至，天氣稍涼。弟已決定，留住半月，再經重慶，先往岳母家，然後由潼南轉成都。正如兄所謂，免於溽暑中行旅受苦也。兄精神健復否？伏維多自珍攝。便中請為弟探詢，有無汽車通往潼南或遂寧？若能搭客，則一切皆較便當。兄倘在月後方返所，則尚可與弟在渝把晤也。

修竹垂陰，涼蟬遞響，閒倚南窗，清風繞袖。李白所謂：「空山宜清秋」之句，弟蓋領會其神境矣。渝市煩囂，兄或不能久留乎。所中交好咸望兄歸，謂兄一去，此間全少生氣矣。崑此復陳。恭頌旅祺！

尚淑附筆問候。

弟叔岷頓首復 八月四日

此時李孝定仍在重慶，有別於去年之擅離李莊，逾期不歸，此次係學校放暑假，理由正當，自然不急於返所，而能為所欲為。王叔岷於信末寫到：「所中交好咸望兄歸，

謂兄一去，此間全少生氣矣。」此係實話，李孝定除為便利超商、放款銀行外，尙是團康能手，無論史語所或文科所，還真不能少了其人。

李孝定不回李莊，王叔岷就持續來函。

孝定兄：刻奉復示，敬悉種切。蘭茜今日已首途來渝，想已把晤，明其底蘊矣。弟於本月十一日已完結畢業考試手續，尚屬幸事。因山下小有應酬及待家中兌路費，故未及時啟程。兄既在渝相待，則弟準於十七、八兩日內由李莊搭船來渝。則二十日以前定可在神仙洞新街快敘也。煩兄為我準備兩千元作買禮物之用。弟家中數日內亦將兌兩千元至此，已請慶鈞代取，留作兄返所之用也。餘容面述，勿此復陳。恭頌康樂！

弟叔岷頓首 八月十三夜

據信中所述，兩人近期即將晤面，故內容簡單扼要，告知畢業考已通過，以及請李貸款救急，全然不須客套，李之善門，永遠為交好而開。

接著，王叔岷踏上歸鄉之旅程，先如約到重慶與李孝定會面。二人久別重聚，除「蘭茜」話題外，還論及李之論文，以及兩人共同赴美留學之願景等。之後，彼此分道揚鑣，李孝定重返李莊，王叔岷則繼續其往雙江鎮岳父家之旅程。

九月四日即收到王的來信。

孝定兄：廿日車站勿別，午後四鐘即抵雙江鎮，疲勞過甚，精神欠適，若不得兄掖助，當更難堪也。刻已健愈，希釋遠念。廿三、四兩日聞重慶一帶被炸，吾兄受驚否？想近已安返李莊續撰論文矣。兄年底完成準備，明年聯袂赴美也。落紅餘恨在此間走紅運，已成閨秀中之席上珍，爭相鈔寫，惟恐落後。蘭茜知此，當警惕何如回玩吾兄慘綠愁紅之言，徒為之悵悵耳。

藏用兄若下山晤及王祖年，煩為我道謝臨別叨擾之情。慶鈞兄作何消遣？亦常下山騁懷否？栗峯鬱塞，困人殊甚。弟返家之期，在中秋前後。若有函件，煩轉甌子場（成都外東五十里）可也。簡叔、時逢、志維、卓庭、法高、張琨、王鈴，及所中諸同好，並請致候。崑此，恭頌健好！

弟叔岷頓首上 舊七月廿七日

藏用即王利器，王祖年待考。想係中秋節將至，故王叔岷信末日期改用舊曆。農曆七月廿七日，為國曆八月廿七日。王利器，四川人，係李孝定之室友，故王叔岷託付問候。

九月廿二日收到王叔岷中秋前二日所寫之來信，該年農曆八月十三日即國曆九月十二日。

孝定兄：前上小牋，想已收悉。中秋將屆，兄等如何作樂？念！念！大約三日後，弟即偕尚淑返家。重九後，始得返所。咨請那先生寫一行旅證明書，煩兄

與弟直寄甌子場。此間生活較李莊高，人心亦散漫，青年尤墮落不堪，徒令人慨歎耳。兄之婚事近有決擇否？近聞遂寧閩秀中有八大豔星，其中有親戚一二，若果殊色，亦大好機緣，但恐無足偶兄者耳。來日，弟不妨一訪也。願兄一年之內，能完此好事，既可安老母之心，又可相偕留學，快何如之？勿此上言，餘容後述。遙頌健好！並候藏用、慶鈞、卓庭諸兄暨所中諸君子。

弟叔岷拜上 中秋前二日

李孝定對於好友之關心，始終抱持著「聽之而已」之態度。十月四日，又持續接到王叔岷之來信。

孝定兄：月之十六日，弟由雙江鎮動身至遂寧，逗留二日，曾晤及八大豔星之一，雖秀而不靈，又恐有嬌養病。於不甚稱意中，遂別戚輩而歸矣。旅途之苦，難以言喻。那公轉來庚款董事會緘，茲已詳悉。其中條件甚苛，弟性不慣拘束，閱之頗感不快，但既已成事實，亦聊折五斗米之腰耳。其中有表格三項（共六紙），命弟填好後，逕寄該會（重慶兩路口玉川別業管理中庚款董事會）。但有一項係保證書（兩張），鄉間無此資格之保證人。故特轉寄吾兄，代弟請董彥堂先生與那先生作保證。各人填寫保證書一張，並煩兄將聲請書、領款書、領款據各二紙，一並用雙掛號，代弟寄至庚款董事會（地址如前）。因待弟來時，恐太晚也。弟在家靜養半月，即偕尚淑暨小女返所。兄之革鞋過蓉時定購來，勿念。傅先生返所否？彥堂先生暨諸好友，並煩代弟致候。勿此草上。遙頌健好！

弟叔岷頓首復 九月二一日

此信中之請託代辦，為「有事找李孝定」之絕佳範例。

王叔岷在家靜養半個月後，依計畫攜妻帶女返回李莊，就職於史語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王、李魚雁傳書之情況暫告退場。而之前接受李孝定幫忙之鄧廣銘，則來了封感謝信。鄧廣銘此年七月由傅斯年推薦，至復旦大學擔任史地系副教授。

陸琦先生吾兄著席：賜札並甲骨文字釋文數段，俱已奉悉，感敬！感敬！彥老所寫之一幅，即吾兄所注「大抵是此一版」者。然其餘數段對弟亦極有用處，因講授通史之殷商部分，屢屢提及甲骨文字，而弟則不能摹寫一字。彥老所書，又不足以見在龜甲上之原來形狀。得吾兄寫示之數紙，弟得藉以分與堂上學生傳觀，無限方便矣！謹致謝忱，並祝著安！

弟鄧廣銘敬上 十一月九日

推測事情原委，鄧廣銘曾獲得董作賓寫贈之甲骨文條幅或對聯，授課時發現有問題，只好向李孝定求助。李隨即給予滿意之服務。

時序進入十二月，李孝定正埋首於論文寫作時，傳來了三姊李梅青病重之消息。

遂向所裡申請旅行證明，以利前往探視。其三姊任職體育協會渝市分會，故李孝定申請前往重慶。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證明書

茲有本所研究生李孝定因公，由李莊經江津前往重慶，在重慶公畢後，仍循原路返回李莊。攜帶行李貳件，並無違禁物品。希沿途軍警關卡查照放行，特此證明。

所長傅斯年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此次證明書，身分不再是「專員」，而是用「研究生」，較為名正言順。然如此一來，文科所之研究生，遂行成隸屬於史語所，明明是私事，卻寫「因公」云云，想係時機緊迫，只得便宜行事。

此時室友王利器適時伸出援手，王係四川人，有地利之便，乃請自己之親二弟王利新極力予以協助。

二弟手足：同學李君孝定（號陸琦），因其姊氏臥病江津，特來津照料。李君來津後，希吾弟於李君有疑難處，多方幫忙。譬如請醫生，吾弟可為之介紹在張醫師熙堯處。總之，李君如有疑難來問及吾弟時，吾弟務於可能範圍內，代為解決也。匆匆不盡。并問近安！

兄利器謹白 十二月十八日

一九四四年（民國33年），廿六歲

幸而三姊之病為虛驚一場，逐漸康復，李孝定持續留在重慶關照。元月十二日，又接到王叔岷的來信。

孝定兄：奉讀手書，知令姐仍健好，慰甚！慰甚！伯母大人有消息到否？念！念！傅先生前晚已返所，邀弟於本年一月起改入史語所第一組，以免經濟太受困難。並云兄與利器畢業後仍直接留聘所中，不知兄願否？若有其他較好工作，亦不妨在渝蘊釀，困處山澤，終非長計，兄以為何如？弟近已醃儲臘肉十斤，不必再從他處帶來。兄何妨早歸，一敘團年之樂也。

羅筱蕙謂蘭茜再三來函，要落紅餘恨，並求兄將舊詞重鈔一紙寄去。想必別有用意，弟當即回言，不願與兄作第二度傻瓜矣。一笑！遙頌康樂！

弟叔岷復上 一、七

史語所第一組為歷史學組，從事史學及文籍考訂；第二組為語言學組，從事語言學及民間藝文；第三組為考古學組，從事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王叔岷原由徐仲舒推薦，列第三組，傅所長建議改入第一組，並打算將李孝定與王利器兩人留聘史語所。

此應是當時第一手消息，得以讓論文及畢業考皆尚無著落之李孝定安下心來。惟王叔岷反而鼓勵其能另謀高就，或將更好，則殊令人費解。

李孝定此次停留重慶之時間頗長，因而與李莊同仁之書信往返相對較多，即連室友王利器亦有來信。

陸琦吾兄左右：兩奉手畢，敬悉一是，並知吾兄赴李在即，想布帆安穩，行人無恙，定符私懷之前定耳！茲有託者：〈羣眾〉刊物近出兩冊，有郭沫若之「呂不韋政治思想」一文，煩兄來時為弟代購一份，是所至禱！匆匆不盡。即叩冬綏！

弟利器再拜 一月十二日

王利器援引顧愷之典故，將原文「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改為「布帆安穩，行人無恙」，舊典新用，足見其行文之巧思。惟此信之重點還在於請李孝定代購刊物，此於熱心之李孝定，自然不必客套。

李孝定回李莊之時間，應在二月十五日以後，此由其所持之軍用證明書得以確定。

軍用證明書

憲兵司令部

為發給證明書事：茲有李孝定先生因返李莊歷史語言研究所事往宜賓，經過瀘州，隨帶兩大兩小件。經核准自二月十五日起，至三月十五日止，為有效期間，特給此證明書為證。

賀國光

張鎮

此張證明書頗為特別，民國三十三年二月憲兵司令為賀國光，三月後改由張鎮繼任，故將二人同時具名。又因張鎮二月時為副司令，故證明書上不知如何署其軍職，遂皆不寫，堪稱證明書之變例。

返李莊後，書信自然相對減少，李孝定終日埋首書堆，據案疾書，論文無論如何，當盡快完成。五月中旬，與去年相同之戲碼再度上演，李孝定與胡慶鈞又相繼離開李莊，準備返鄉，同樣是先到重慶，再做打算。最後仍是失望告終。幸而，這時傳來佳報，六月廿二日同時收到王叔岷與芮逸夫祝賀之信函。

孝定兄：接來書，知已暫不能還鄉。昨日弟特晉謁彥堂、純聲二先生，探詢兄與慶鈞留所之事。今日午前所務會議，二先生已提出通過米貼目前可望領實物，從七月開始。董先生謂兄無其他要事，可早日返所，免在渝花費太大。凌先生言慶鈞決定來以前，可先通彼一函，以免懸念。刻慶鈞來渝否？可將此消息告之。渝市既甚煩囂，兄可暫返李莊，湘局平定後再作歸計，不遲也。兄之

試題本日亦恰寄到，幸甚！幸甚！聞次瑤此次為結縭回西安，則將何以慰五分之三邪？此妹心境已大不如前之坦率矣。本院總辦事處高玉華手中，李啟生存有小包裹一件，楊時逢存有皮鞋一雙，便中煩兄帶回。崑此。順頌康樂！

弟叔岷頓首上 六月十六夜
純聲先生刻又與弟言，彼即將來渝一行。到時定至臨江路二號，與兄及慶鈞一晤也。

純聲即凌純聲，為胡慶鈞就讀北大文科所人類學組之導師。信中特為李孝定畢業試題寄到感到慶幸，此乃因命題諸公常事忙拖延，畢業學生只能空等待，今既寄到，自感幸甚。

當時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設於重慶，李孝定人既在重慶，小包裹、皮鞋協助帶回等瑣事，自然一事不煩二主，「有事找李孝定」了。

李孝定及胡慶鈞當時皆尚未提交論文審查及通過畢業考試，此次所務會議，仍通過決定聘任二人為助理研究員。

孝定吾兄：別來經旬，企念何若！中原戰事，漸入膠著狀態。鄂南湘北，又趨緊張。長沙垂危，局勢頗為堪慮。聞吾兄已打銷返湘之意，不悉何日可以返所？慶鈞兄已到渝否？能與吾兄同返否？今日上午所務會議已有決議，同人均甚盼兩兄連袂來也。又聞次瑤先生桂行不成，良深惋惜！不知現已離渝否？想在吾兄處必留有通信地址，敬乞見告，為禱！勿此，順候旅祺！

芮逸夫謹啟 卅三，六，十六。

慶鈞兄同此。

芮逸夫比李孝定大二十歲，於民國二十年即任職中研院社科所，後改至史語所，乃所中之老大哥。此信之重點應係打聽張琨之通信地址，無人可問，自然先想到找李孝定。

僅隔一天，蜘蛛報喜，那秘書正式之通知寄達。

陸琦吾兄：別來無恙！茲奉達下列三事：

- 一、兄之畢業試題已于本月十六日寄到。（王利器、胡慶鈞兩兄者尚未寄來）
- 二、本所卅三年第四次所務會議通過任兄及胡慶鈞兄為助理研究員，孟真先生囑函兩兄早日到所。慶鈞兄在弟處未留重慶住址，敬請我兄轉達。本所不另用公函通知。
- 三、《殷禮在斯堂叢書》頃于董彥堂先生書架上找到十一冊，其餘一冊，適即卓亭兄前向兄轉借者，此事俟兄進所後再說。專此。敬頌旅安！

弟那廉君敬上 六月十七日

前兩件堪稱新聞，剛出爐，第三件則令人納悶，此事早於一年前即發生，王叔岷書信中即已言明，不解何以遲至此時才告知？此事在所中似乎造成不小之風波，想必原借書者登記係李孝定，之後圖書室清查時，李恰好不在李莊，遂成無妄之災。

接著是高去尋的來函：

陸琦學長兄大鑒：別已旬餘，思慕殊殷。頃聞本所昨日所務會議中議決，聘請我兄及慶鈞兄為助理研究員，所中並已有專函將此上達矣。同人聞之，莫不欣慶也。弟竊以為湘中大戰既起，兄歸故鄉不易，故願以私人之資格勸兄早日返李莊就職。慶鈞兄前亦望代為致意。

兄等來李莊時，弟所託王育伊兄代購之書籍數冊，望能為弟捎來為感。把晤匪遙，餘容面陳。敬頌近祺！

弟去尋敬上 六月十七日

王育伊當時任職史語所事務員，與出版界關係良好，故高去尋託其代購書籍，並請李孝定幫忙帶回李莊，此方是此信之重點。

陸琦學長兄大鑒：昨日方寄上一函，勸兄早日返所就職，今日晤梁思永先生，彼欲為柏友買開明書局出版林語堂著之《開明第二英文讀本》（即林語堂著初級中學學生用英文讀本之第二冊，原書名不知，因梁柏友之第一冊名《開明第一英文讀本》，疑第二冊當名《開明第二英文讀本》）一冊。因在病中，囑弟專函我兄請代在渝購求，書價將先墊出。如兄返李莊尚在多日之後，請購到後，作信件寄下，並函示書價，以便將款匯上也。崙此，敬頌近祺！

弟去尋上 六月十八日

柏友即柏有。梁柏有為梁思永之獨生女，當時正值學齡，故須用及教科書。高去尋先後兩信，皆有事請託李孝定幫忙。高為梁思永之學生，老師交代之事雖屬細事，仍需照辦。幸好找李孝定幫忙，一切搞定。

李孝定服務之便利，盡人皆知，連於中央博物院（以下簡稱「中博院」）籌備處任助理研究員之李霖燦，亦來信請託。

孝定先生賜鑒：由王先生得知最近將自渝返李莊，想拜託為帶“橡皮鞋根”一双，大小式樣另紙畫下，若方便時，請勞神為買回來，到李莊當面道謝！道謝！順問暑安

弟李霖燦鞠躬 六月廿四日

李霖燦較李孝定年長四歲，當時中博院籌備處同樣搬遷至李莊，故彼此相識。李孝定除生性熱心助人，尚有一他人難有之特殊關係，即有一擔任憲兵司令之五舅。以當時交通層層關卡之情況，身上帶有司令部開具之軍用證明書，無論帶多少行李皆可通行無阻，故同仁一切請託，李多能買單。

陸琦學兄左右：握別瞬已三週，遙維行旅平安，諸事覃吉維頌。此次衡湘鏖戰，失地喪師，交通方面當大受影響，不識兄及慶鈞兄尚能依原定計劃，返里歸省否？傅樂煥兄前託帶函本院揆處陳德宏先生，并附洋五百元代購窗紗，想早交到。如兄或慶鈞兄能最近返所，則盼將該紗帶下。又弟前託友人代購書籍數種，亦存總處，如方便，亦盼帶下。瑣事奉瀆，殊感不安，想諒之也。專此，敬請旅安！

弟崇武頓首 七月三日

如晤慶鈞兄，煩致候。

王崇武、傅樂煥、張政烺等，皆為北京大學史學系之同學，之後亦先後進史語所第一組。其年紀皆較李孝定稍長，既非大學校友，又不同組別，平日之互動較少，然「有事找李孝定」，又豈能不請託？

此時遠在貴州之好友吳汝康，投來紅色炸彈。此對新人皆為史語所人類學組之舊識。

謹詹於三十三年八月一日（星期二）在貴陽結婚，敬備喜筵。恭請
闔第光臨

吳汝康 馬秀權 謹訂

設席：花溪尚武俱樂部

時間：下午一時入席

轉眼李孝定離開李莊多時，所中好友已按捺不住，老大哥楊時逢率先發難，力勸其不可樂不思蜀，宜早日返所。

孝定吾兄：別後月餘，時深馳念，想兄在渝遊處較多，定有一方新樂趣。板栗坳自兄走後，大為減色，各種遊玩皆無興趣。尤以我們之「布列之·帕而特」亦無形解散，非但每日下午放假時無人發起，即照例之星期日上午亦從未舉行一次，誠可嘆哉！弟等甚望兄早日返李，舊時「帕而特」又可重整旗鼓。茲有兩事敬託，乞代為一辦。一、請兄向蓄電池行打聽 DELCO 牌（或其他牌之外國貨）小汽車上所用之六個伏特之水電池，現每個價格若干？并量硫酸成分之「比重表」（也在電池行問），每個價若干？此物如市面無售者，可探其大約價格。再有一事拜託兄者，即請打聽冠生園或其他餅乾店「吉糖」（如太古糖一樣的）每斤價若干？如五六十元一斤，請吾兄代購兩斤帶李，因小小孩斷奶必需此也。

兄何日返李？請示知。叔民兄昨已考過，大約一星期左右即返里。近日物價又高漲，生活日漸困難。六月份米貼尚未解決，而所中同人苦不堪言。以大廚房而論，較兄管火時更窮多矣！此上。順頌日祺

楊時逢敬上 八月十二日

楊時逢較李孝定年長十五歲，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為其姑母，故楊於民國十八年即跟隨趙元任進入史語所。年紀雖非頂大，卻已是所中之老人。由此信所述，約略可知悉所裡同仁平日之玩樂情形，及李孝定於團康方面之能力。信中言及叔民（叔岷之訛）考過，應是筆誤，正確實為利器，蓋王叔岷去年八月已通過考試，而王利器下週準備返鄉，此王非彼王也。

楊時逢既身為老大哥，交代請託自不必客套，李孝定一日不回李莊，此種事只會日益增多。

六月中，所務會議通過任李孝定為助理研究員，隨即獲得聘書，七月一日生效。

王利器取得學位後，並未留於史語所，而是返回母校四川大學任教。其較李孝定長六歲，兩人同年進入北大文科所，也都選擇到李莊寄讀，故成為室友。三年相處，結下頗深之情誼。十一月十五日，收到王利器的來信。

陸琦、卓亭、子范、慶鈞、靜寧、叔岷諸位學兄侍史：前離李莊，辱蒙厚餞，不敢當！不敢當！離李後，途中約費時二十許日，費用二萬餘金，始克抵此，蜀道之難也如此。來此後，學校即以校讎學、呂氏春秋及讀書指導三種課程相商，並請兼研究所事。器以任教、兼職，事不兩施，結果將校讎學推卻。授課以來，頗得學子之愛戴。而呂覽一課，更有非本課學生而來旁聽者。似此隕越之虞，幸可苟免。然要當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以期可告無愧於故人之前耳。慶鈞兄所寄諸件（書籍、什志、大札）已收到，勿念。來此已月許，迄未與諸公作奏者，正以俗事多糾纏耳。昨日參觀成都市菊花展覽會，覺爛其盈目，美不勝收。就中尤以墨菊為最名貴。所謂銅街之勝者，親於今見之。弟不知山中花事，今年竟如何耳。靜寧兄好事想大佳，卓亭兄處借器《文心》，因此所授讀書指導一課當涉及此書，望即當作函件掛號寄下，待器用畢，仍借與兄如何？子范大著想已殺青，望即下頌，以快先覩。總之，諸公有大著問世時，器要以先讀為禱耳。匆匆不盡。敬叩儷安！例外諸公，則請努力。次瑤、蜀原二公如來時，統此問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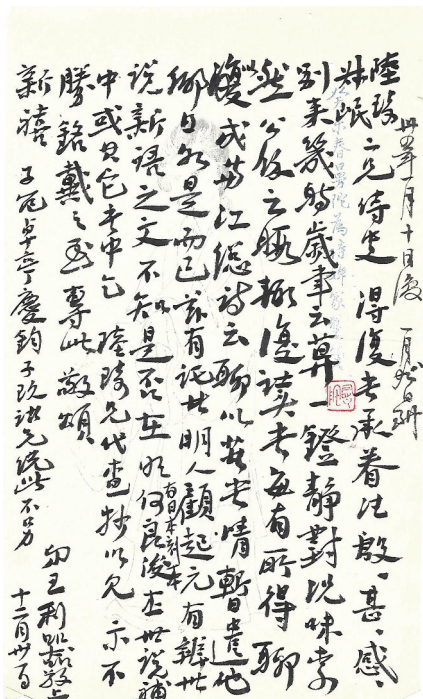
弟王利器敬上 十一月八日

蜀原即馬學良，北京大學畢業，北大文科所碩士，此時為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王利器之前因與李同住李莊，難有機會裁書敘心，此次返鄉，自不免一陣雁去魚來。

一九四五年（民國34年），廿七歲

元月八日，又收到王利器來信。（圖六）

陸琦、叔岷二兄侍史：得復書，承眷注殷殷，甚感！甚感！別來幾時，歲聿云暮，一鐙靜對，況味索然。公餘之暇，輒復讀書，每有所得，聊以成篇。江總



圖六：王利器致李孝定函

詩云：「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如是而已。茲有託者：明人顧起元有「辨《世說新語》」之文，不知是否在明何良俊本《世說補》中，或其它書中？乞陸琦兄代查抄以見示，不勝銘戴之至！專此，敬頌新禧！

弟王利器敬上 十二月卅一日
子范、卓亭、慶鈞、子玖諸兄，統此不另。

子玖即楊志玖，北京大學畢業，北大文科所碩士，此時為史語所助理研究員。此信讀來但覺情韻雋永，真百看不厭。唯重點仍在找救兵，之後，類似情形持續上演，李孝定之服務，無所不在，不因遐邇而異心。

接著二、三月間李孝定因事前往重慶，直至三月五日方返李莊。王利器又寄來一信。此信二月十五日即達李莊，因當時人不在，故信封背面註明：「三月五日見到」。

陸琦吾兄左右：手教敬悉：甚謝！甚謝！茲尚有瀆者，貴所中有《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諸疏引得，祈代為逡錄其中引《史記》各條示知。又曾記劉盼遂之弟某曾載有王安石《字說》一文，不知在何刊物發表？請代為一查。如在貴所有時，請查其中是否有《孟子》「二女媠」之「媠」為取其實而言之義否？

又《殷禮在斯堂叢書》之王念孫批尔疋郝疏一書已尋得否？如已尋得，請兄倩人代器鈔寫一部。鈔寫費若干，示知即與兌。如未尋得，請兄問卓亭前為浙大何人鈔寫，可轉託彼人倩人鈔寫一分否？匆匆不盡。敬叩研安！

彥堂先生暨同和、逸夫、廉君、綸徽、曉梅、實君、璋如、萬里、時逢諸先生，總此問候。禹門、卓亭、慶鈞、叔岷諸兄恕不另。念和、祖年屬筆問候。

弟利器敬上 二月八日

信中再度提及《殷禮在斯堂叢書》，此書誤傳遺失實與逸欽立（卓亭）有關。既已找回，而王利器竟然毫不知情，想來所方及相關當事人皆相當低調，不願張揚。王請李找逸欽立幫忙，對李孝定而言，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幸而書已找到，免去一場尷尬。

暑往寒來，從去年七月接聘，轉眼已過半年，傅斯年所長向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杭立武推薦李孝定，請代為安排工作。唯陰錯陽差，杭去信與李相商，而李卻因事

至重慶，未能聯繫上。（李之文物中有一信封，係杭立武於二月二日寄至李莊。其上書「宜賓 李莊 中央研究院 李孝定先生台啟」。信則闕如，無從理解。）直待李返李莊，回信予杭，始有初步之接觸。

孝定吾兄大鑒：接奉六日惠函，始悉台端前此居渝月餘，未獲約談，至為歉悵！茲既返李，惟俟將來再圖共事。現中央博物館聞尚需人，不識台端於何項工作最感興趣？亦欲另換環境否？特函奉達，尚請見復為荷！專此。順頌時綏！

杭立武頓首 三、廿四。

當時中博院籌備處與史語所同因抗戰搬遷到李莊，中博院隸屬於教育部，傅斯年為該籌備處之首位主任，秉於知人善任，推薦李孝定至中博院自在情理之中。然此事之後似不了了之，李仍續留史語所。

五月廿四日，收到王利器來信。王任教川大，頓成成都訊息傳輸中心，文中特地提及陳寅恪先生之眼疾，可見眾人對此前輩之關心。

陸琦吾兄侍右：前後兩次手畢及逸錄王批尔疋郝疏，均已收到，敬謝！敬謝！昨晤方桂先生，云：次瑤兄送家眷至蘭州，行即來此，蓋將於假期中幫助李先生到川西北（松潘），或川西南（西昌）作方言調查也，任教燕大之說不確。李太太亦在本校任職，此或可供尊處之新聞耳。此間花市已闌珊，開市之新趁墟者甚多，而花業獨觀望不前，令人有觚不觚之歎耳！暑天返武陵能成行否？有聞來此一行，或有佳遇也。叔岷夫婦想亦勝常，許久不見書疏，甚念念也。寅恪先生目疾漸漸好轉，惟遵醫囑，不能行動致震撼耳。慶鈞兄云已去吳所，然彼未嘗示器以地址，器今託慶鈞兄轉致向先生函一件，特煩兄轉之慶鈞兄也。匆匆不一。敬候研安！

弟王利器敬上 五月一日

所中諸前輩及諸同學兄，統此問候。

方桂即李方桂，為張琨（次瑤）之導師。向先生即向達，時任教於西南聯大。

李孝定廿九年五月離開家鄉後，已整整五年，思鄉之情日盛，今年務必要成行。因身分已是史語所助理研究員，須向中研院申請行旅護照。

國立中央研究院

為

發給行旅護照事。查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孝定茲由四川李莊取道重慶，經川湘公路至沅陵轉赴常德原籍省親（或經三斗坪至常德）。——經本院按照頒發護照暫行規則規定，發給行旅護照。仰沿途軍警關卡驗照放行須至護照者。

計開

- 一 持照人職業或職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二 起訖及經過地點：自四川南溪李莊取道重慶，經川湘公路赴湖南常德（或經三斗坪至常德）。
- 三 運帶物品種類數量：行李陸件。
- 四 隨行人數：0人。
- 五 頒發日期：民國卅四年七月二日。
- 六 繳銷日期：民國卅四年十二月卅一日。

代理院長：朱家驊

右給李孝定收執

護照有效期限長達五個月，李孝定並未於七月初即動身，因好友王志維七月十四日訂婚，地點又近在李莊牌坊頭，自不容錯過！

國曆七月十四日（星期日）午十二鐘，潔治菲酌，

恭候

台光

王志維 張彥雲 謹訂

座設：牌坊頭

此後，李孝定即踏上歸鄉之途，於十二月初前返回李莊。十二月五日，收到屈萬里由重慶寄來之信函，可知其最晚應在此之前回到史語所。

屈萬里較李孝定長十一歲，廿九年冬供職中央圖書館，兩年後轉入史語所考古組。與李入所時間相當，又同在第三組，彼此遂成忘年之交。

抗戰結束，屈萬里隨即回任中央圖書館，先至重慶，等候復員，遷返南京。

陸琦道長兄著席：前函計達台覽，弟日來奔波已畢，靜候良“機”（飛機也）。究竟何日能啓行？只有天曉得也。

聞現在上海醫專附屬醫院之“阿留斯”大夫，將於一月間赴同濟講學（此係張立大夫所說）。梁先生之願來渝，不知是否即請此君動手術？如然，似在宜賓動手術為更便。請託實君、曉梅兩兄，一詢梁先生，免得來渝後相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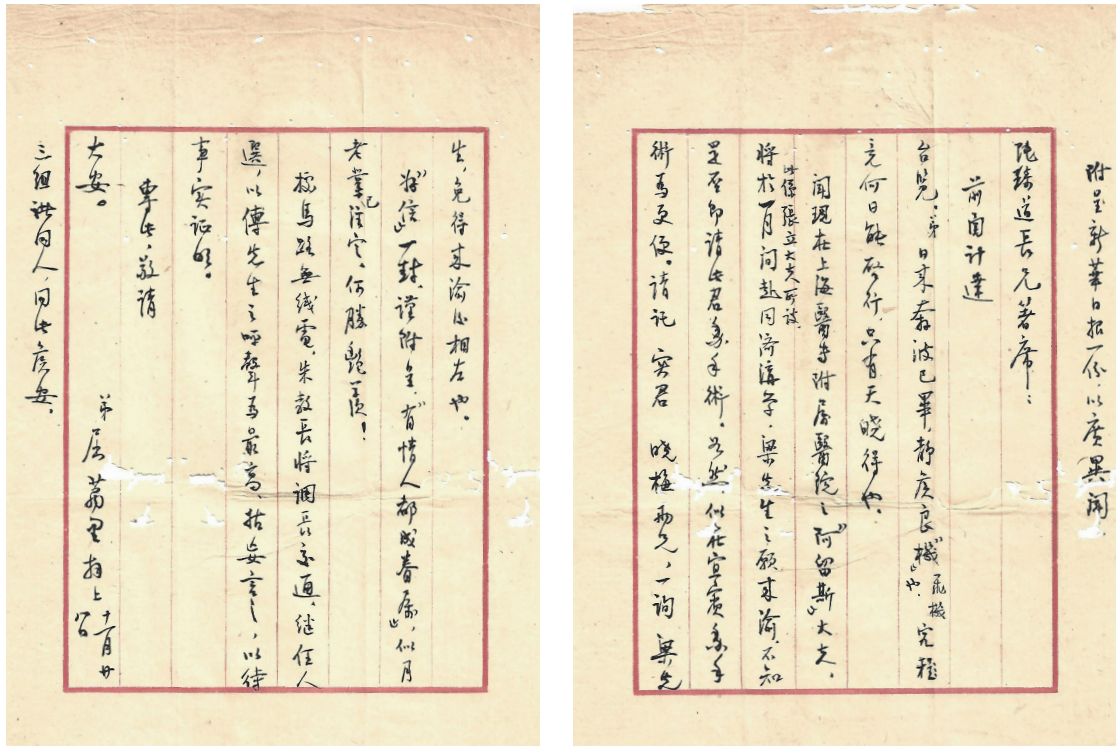
“好信”一封，謹附呈。“有情人成眷屬”，似月老業已注定，何勝艷羨！

據馬路無線電：朱教長將調長交通，繼任人選，以傅先生之呼聲為最高，姑妄言之，以待事實證明。專此，敬請大安

弟屈萬里拜上 十一月廿八日

三組諸同人，同此候安。

屈萬里為文喜用雙關，詼諧有趣。信中之梁先生即梁思永，實君即潘慤，曉梅即高去尋。潘、高二人皆跟隨梁思永，為所謂「史語所考古十兄弟」之成員。（圖七）



圖七：屈萬里致李孝定函

屈萬里慮事周詳，心思細膩，於小老弟之終身大事，自是關心投入。信中所稱「好信」，即以下來自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朋友所寫者。

翼鵬：函悉。“願天下有情人，均成眷屬”。關於熊女士在院情形，當盡所知奉告如下：熊女士係本院藝專科音樂組學生。為人本質極純真誠懇，無社會惡習。性情溫和，態度極大方。功課以彈琴最佳，聲樂稍差。穿著亦甚樸素。雖家庭經濟能力寬裕，熊女士亦不驚奢華。同事多稱其純樸，非普通流俗摩登小姐可比。其家長業醫，亦即開明。以上係由知者轉告，及余客觀觀察所得，因事關係貴友李君大事，不敢不揭誠以告也。（熊女士在院學名係熊瑛，非熊葆瑛。川人，十八九歲。）

社教學院臨時院址，設蘇州城內“拙政園”。陳院長已由京返璧，具表示明春將陸續東遷。抵京後，請即告知，俾便過京時一晤。日後，如白淑琳去信，請順將余近況告知。為盼！崑覆。並頌旅祺

洛九拜啟 十一、廿五。

一九四六年（民國 35 年），廿八歲

久等飛機不成，屈萬里被迫改走水路，搭船返回南京。一月廿三日，才再度收到其來信。

陸琦大兄先生著席：十二月五日大示，弟已於福興輪上拜讀，時為十二月十三日，弟正於該輪所拖之木船上，抱膝悶坐時也。今日執筆拜覆，為時恰已匝月。彼月來之情形，已詳於日昨致善臣兄轉致本所同人函中，此不複述。此行雖苦，而體重反增（一三六磅，較前重十磅），是一快事，惜乎下江之肉不值錢耳。吾兄致熊小姐之函五發，而伊人不報，此必非伊人薄情，殆故以擺其小姐癖氣，而使兄益增其輾轉反側耳。焉有美人而不愛英雄者？此時覆函想早已如雪片之飛至矣。契文拓片，待吾兄而整理之，其優於弟者，當不止倍蓰，此弟數向傅、董諸公稱說者，今後可得事實之證明。好在所餘不及八千片，倘吾兄耐心，俾《乙編》之成，使天下學人早得快睹，是不勝造七級浮屠？弟雖“我躬不閱”，亦深盼兄黽勉為之，藉以彌補弟“中道崩殂”之愆也。舍下迄今猶是解放區，故雖離家已近，依然有家歸不得，奈何！奈何！專此，敬請大安！

弟屈萬里謹上 一月十二日

善臣、占魁、曉梅、文林、實君、淵臨、連春諸兄，及董、張兩先生處，同此候安！志維兄處，日內再去函，請先費神致意。另函並乞費神轉交。

善臣即魏善臣，占魁即胡占魁，文林即王文林，淵臨即劉淵臨，連春即李連春，皆所中同仁。

屈萬里原負責協助《殷墟文字乙編》整理寫定之工作，進行未半，欲返回原單位中央圖書館。此事頗為麻煩，遂情商李孝定接手，因而得以搞定。看似設計好友趕鴨上架嫌疑之勾當，經其一說，竟顯合情合理矣。

二月初，王叔岷欲返鄉一趟，臨走時，卻始終不見李孝定人影，遂留張便條，逕行離去。

孝定兄：久待不歸，弟決於明日返鄉矣。屋中無人，暫將藍為霖先生住下。弟在家大概勾留一月，來時再聽兄之「奇異」消息。府上兌來三千元，兌單在蕭會計先生手中，兄向彼索之即得也。祝安！

弟叔岷留字 二、二

有事須辦，可來示通知，交「成都東門外五十里鎮子場」即得。

藍為霖待考，蕭會計即蕭綸徽。

二月廿五日，再次收到屈萬里之來信。

陸琦道兄著席：一月卅日手教，拜聆備悉。吾兄由輾轉反側之後，已能酣然大睡，此現象固可佩可慰，獨是熊女士恐尚是故意作態。不然，伊倘再思得如意郎如吾兄者，恐踏破鐵鞋無覓處矣。弟雖被一女郎枕股而眠者十餘日，然經過尚好，不特未仿斷袖之故事而斷卻褲管，且深感柳下惠之坐懷不亂，殊無足

驚奇，因弟固夜夜酣眠也。以弟之酣眠，而證吾兄之酣眠，知大函所云，當不我欺。但恐他日錦箋如雪片飛來時，吾兄當不免有“春色惱人”之感耳。志維兄已訂婚，真是天大之喜。彼結婚如有定期時，千祈先期示及。倘因郵遞遲滯，弟備禮不及時，敢乞吾兄先為墊出，至感！至盼！專此，敬請大安

弟屈萬里謹上 二月十一日

聞作銘兄於廣元被匪劫，無大損失否？至以為念！乞代為道意。

王志維訂婚已經超過七個月，屈萬里竟然後知後覺，實乃怪事。作銘即夏鼐，卅四年底於甘肅蘭州一帶考察，經廣元返李莊時，遇土匪搶劫。屈輾轉得知消息，故於信末求證，表達慰問之意。

三月十九日，屈萬里來信。

陸琦道兄先生著席：五日手示，拜悉一一。弟於二月十五日赴上海，於廿四日旋歸。石先生因清點人之事太忙，未能偕行。弟在上海雖住六七日，然如劉姥姥之入大觀園，直目迷五色。坐電車則不敢（路不熟），坐洋車則太貴，因而所遊之處甚少，月後恐仍將再往也。

志維兄等嘉禮，曾允屆時惠墊，感荷！感荷！倘吾兄能早日示及，在此即日匯款，亦可能趕上嘉期也。佐銘兄昨日下午從由重慶飛來，今日已赴滬，轉赴浙江。傅先生將於六月間出國，史語所約須七月間東歸（據作銘兄觀察如此）。因教部所排各院校東返日程，中央大學為第一，於五月間開始東下，而中央研究院列在第七名也。作銘兄在廣元木船上被劫，私人衣物頗有損失，公物則無恙，此亦不幸中之幸也。關於弟接眷之事，以米珠薪桂之南京，本不敢作此妄想。前因聞共區中人民，不能聊生，故託沛縣之府中友人設法探詢。而此友古道高誼，竟派人為弟接眷。幸尚未接出，弟已得與敝戚通訊，更因敝戚之往舍下帶訊，使舍弟得來京面晤，詳情已與日前致李三爺函中言之矣。（聞李先生將來京，轉赴日本，不知確否？）東北情形，至今如謎，然據一般人觀察，咸以為大戰不至再起。果爾，則七八月間，當可把晤於成賢街頭矣。頃接所方通知，謂弟停薪留職已久，迄未返所，應予停職云云。此事在弟，固已無關痛癢，然所以致此者，殆亦由於得天獨厚乎？一笑！專此，敬請大安！

實君尊兄處，統此不另。

弟屈萬里謹上 三月十二日

信中「佐銘」、「作銘」，皆指夏鼐。夏原擬由廣元返李莊，不知何故改至重慶，而後逕往南京。以致屈前信尚問及夏於廣元遇劫事，卻反於此信中告知李孝定答案。復員播遷導致之各種不確定性，此即其縮影。「李三爺」即李濟，信中述及接眷情形，其緊張、混亂，再再顯示時局之動盪不安。

接著，三月廿三日王叔岷來信。

陸琦兄：李莊別後，還算順利，四日半即抵故里。惟南溪至瀘州一程，水淺船壞，頗受驚恐也。宿簡州日，曾偕尚淑入公園一遊。於花香鳥語中，尋覓昔年蜜月旅行時，對酌賞月處。欣喜之餘，繼以慨喟。流光忽忽，行將八載矣！歸家之夜，國瓔兄妹，相抱歡吻，令人發笑。二三日來，頃刻不忍離，蓋亦天性使然邪。弟半月後即攜眷返所，暫得侍慈親，樂友于，差可慰遊子久別人情也。此間天旱甚久，菜花、麥苗半已枯萎，農民叫苦不已。日來氣候轉寒，陰雲四布，蒼天或將施雨露之恩邪？握管匆匆，書不盡意。恭頌康樂！

佩之、石鍾、貞一諸兄，祈代致候。

弟叔岷頓首 三月十一日

佩之即楊志玖，貞一即勞榦。國瓔即王國瓔，王叔岷獨生女，時年五歲。

四月十八日，再次收到屈萬里的來信。

陸琦道兄先生著席：三月廿七日手示，拜悉一一。佩之、志維兩兄之婚期，想不在遠。茲奉上國幣五千元，用作賀儀。倘大家錢數一致，自無話說，如有多寡之不同時，則當從其多者，錢如不敷，請兄暫墊，弟再補繳也。接眷事，數承關注，感荷！感荷！然此事談何容易？以新調整之公務員市價言之，弟雖“今日俸錢過十萬”，然實不足以養妻蔭子，只有忍此寡人之疾，備另享久別如新婚之樂，幸舍下尚能安居，可慰塵念耳。弟久未到史語所，聞房舍修繕將竣事，內中故宮之物，亦將搬完，不日一切可以料理妥當，只待諸兄之光臨矣。李大哥聞已到此，弟因不識，亦未往訪。李主任則已赴日十餘日矣。匆匆不多贅。敬請大安

弟屈萬里謹上 四月十一日

三組諸同人，請代為致意。

〈殷曆譜後記〉，前實君兄云，將為代索一份，覆函時竟忘言及，不諗易於得到否？如易得，乞兩兄費神，否則，作罷可矣！

弟里又上

三爺賜函已拜收，稍緩再奉覆。

佩之（楊志玖），與王志維皆娶李莊當地之姑娘，所中同仁皆能列席予以祝福，屈萬里只能奉上賀儀，舉杯遙祝。實君即潘懋。接眷事，萬般無奈，姑且遊戲筆墨言之，聊以自我安慰。信中提及之史語所，係南京雞鳴寺原本之舊址。李大哥當指李景聃，李主任即李濟。

五月十一日，周法高來信。

陸琦、秉權學兄左右：來此已有一月，先在川大住了十餘天，再搬進城。賴湯元、駝子麵等皆領教了，並無什麼特別。汪公之喪，請代送禮；楊公之婚事，亦請代送禮。這次成都之行，已用去十六萬餘，董公也用了十萬。前弟有函蕭公，請在弟五月份薪津內寄五萬來，有便請一詢，否則恐怕忘了，就回去不得

也。四月份薪津已發下否？大約正可抵還陸琦兄前墊之款。此間銀別針一千元一個，還好看。戒指式樣不好看，大約五六百元一枚。也有上面嵌有紅形小豆者（並非「紅豆」）。手鐲上鏤有龍形者，較好者五千元一隻（此鐲似乎係一個圈兒搭一個圈兒，結成一個整體，上面有二龍頭）。有一種頗難看，二千五百元一隻（上有一龍頭，全鐲係一圓圈構成）。時逢兄曾來信託購「蟠龍鐲」，不知即是此物否？請與楊公一閱。弟意二千餘元者，大可不買。如五千元一種，不知楊公嫌貴否？可來信示知。又有銀火柴匣架，約五千元（？）。挖耳朵的傢伙，約二千元（？）。空心雕鏤之魚形盤，約一兩萬元，極精緻。酒具一套，約萬元（花紋很少，銀子而已）。銀照片框，約二萬元。銀寶塔，高約寸餘，五千元，還好看。兄等如要買，請寫信來。如其他同人要買，也可寄錢來買。弟等約二十左右動身，還可趕得及，再遲可就不行了。此間香烟大減價，大概因為貨到之故。強盜牌二百五十元一包，駱駝牌，Lucky一牌，一千五一包。Smart白襯衫，一萬四千一件。籃條襯衫，一萬一二千元就可買到了。西服舊貨大漲價，據說因為上海比內地貴，重慶又派人來收買，所以買貴了。不過董公買了一套八字呢的，八成新，才六萬元，總是好機會了。還有一樁事拜託二位，劉念和兄說起需鈔《倭名類聚鈔》中引的《切韻》，不知此書已裝箱否？請向志維兄一詢，如尚未裝箱，請暫留下，俟弟歸來後一鈔。弟之信件統請代收，如能將信拆開，把信紙用快信寄來更好了。來信請寄：成都狀元街三十四號李方桂先生轉。不一。敬請研安！

弟法高再拜 五月五日

所中搬家有消息否？同餘兄候之。時逢先生前，統此問安。佩之兄、卓庭兄、蜀原兄，統此問安。

周此時與董同餘外出，至成都調查方言。確定續留史語所後，心情較為穩定，不再大吐苦水。公餘之暇，逛街尋寶，義務擔任「買辦」工作。

五月廿五日，屈萬里回信寄達。

陸琦道兄先生著席：四月廿二日大示，拜悉已多日，所以遲遲未報者，非弟之懶，實以晝夜點書、搬書，一身而兼編目、庶務、工友等數要職，遂致無暇捉筆，非因“春情無限”，以至情思昏昏而忘卻故人也。

〈殷曆譜後記〉承實君老兄惠寄一份，昨已拜收，高誼雲深，謹致感謝之忱，惟尚無暇讀之耳。

佩之兄已有喜帖寄下，計時將於後日結婚，弟在遠道，不克與此盛會，引領巴山，翹企靡已。志維兄想為期亦不在遠，賀儀之“拾遺補闕”，惟望吾兄費神也。卓亭兄及貞一先生所惠大著，均於今、昨兩日，先後拜收，祈先為弟致意，稍後當專函申謝也。專此，敬請大安！並請三組仝人諸先生近安。

弟屈萬里敬啟 五月十四日

想係公務繁累，此信相對精簡，但仍透露與昔日同仁之好交情。

六月一日，突然收到久未聯繫之王鈴，自漢口寄來之信函。

孝定兄：握別且一年，去歲蒙貸我萬元，即于兄離去次日，家父棄養。當時囊空如洗，得此款濟我燃眉不少，此恩此德，豈敢忘心！前晤黃兄，得悉兄已返所，以庸懶未能問訊。前所借萬元抵家再設法籌還，心殊不安也。復旦課程業已結束，家母促返，惟有先行。路上所費不貲，由重慶乘船至宜昌，又坐汽車抵漢口。漢口生活程度遠高于重慶，旅館費一小房竟至千餘元至二千元。家父去世消息尚隱，未告家母。此番見面，不知如何慰母親於堂上也！家中亦迭以婚姻之事相煩，弟以行且遠走，仍以暫緩為是。吾兄常德地址為何？是否仍須返里？抑隨所返京？以後務希勿失聯繫。弟在家或尚有二月之留，家中通信處為「南通朝陽樓巷六號」。大約七月底離家，希能在京再一晤，痛敘離懷。傅先生有去美之說，一度有出任教育部長說，且見諸重慶報紙，傅夫人則否認有此意。何日東下？地址有變時，尚希見告，餘不一一。專此，即頌研安

弟王鈴頓首 五月廿九日

黃兄當指黃彰健，中央大學歷史系校友，此時任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由此信開頭感激之語，更印證李孝定真樂善好施，能解人之危。

此時周法高因方言調查工作尚未結束，於成都頗感寂寞，六月八日，李孝定即得其來函。

陸琦學長兄左右：前蒙轉來書信，至感！現因尚缺三縣，擬俟六月十二日有參議會開會後接洽。今日董兄已搭車赴渝轉李，留弟一人在此。擬請吾兄續將弟之信件拆去信封寄下。弟五月份津貼前請蕭先生寄來五萬元，尚有萬餘元。擬請吾兄領下，即寄叁萬元來。其不敷之處，由兄代墊，在六月津貼內扣除。可由郵逕寄成都東城根下街八十六號劉念和轉，弟因狀元街恐致遺失也。李先生、李太太已先後赴渝，在此熟人更少。幸與少咸師交換《釋文》校本互抄，可消永日也。搬家消息如何？近日天氣較熱，李莊何如？不一。敬請研安！

弟法高再拜 五月卅一日

秉權兄候之。

董兄即董同龢，蕭先生即蕭綸徽會計，李先生即李方桂，少咸師即趙少咸。由信所述，可略知彼此金錢借貸周轉之情形，以及周法高時有寅吃卯糧之窘況。

七月初，再接屈萬里來函。

陸琦道兄著席：茲匯上國幣五千，託三哥轉上，敬祈訖收。此為志維兄喜禮之用，因前匯之款，不過僅敷一份之用，恐兄倒貼而不肯言也。敝同鄉王君，日前過京。詢悉「熊」與一牽洋狗之青年軍過從頗密，且為學藝術者，生活終較

隨便。然則伊殆肉眼不識荊山玉者耶？天涯何處無芳草？伊最近如仍“拿腔”，似亦不必再為之輾轉反側矣，如何？勿此，順頌暑安！並請實君大兄近安。

弟屈萬里敬啟 六月卅日

相較於周法高，屈萬里經濟上即較為寬裕，人情世故上亦更為達練。

史語所復員返京之排序，較其他單位為後，故只能痴等。較有機運者，乃能捷足先登，周法高因人即在成都，近水樓臺，消息靈通，遂搶得先「機」。七月卅一日，李孝定即收到周之來信。

陸琦學長兄左右：前上一函，想已收到。在此由院中余又蓀先生交涉飛機票，先交涉得八月十三日中國航空公司一人，公推茲全兄先走。後傅先生有信致行政院陳參事（飛機票皆由此公主持）處，批定八月八日中國航空公司二人，聲請書皆有照片，批下即不易更動。故弟約於下月八日飛京。接此信後，弟之信件可不必轉重慶矣。現與社會所三位共五人合住郵政儲金匯業局，合處一室內，頗不寂寞。較之前者飯廳生活，已較安逸。茲全兄住乃兄處，亦常來。在此買皮鞋一双叁萬元，聞京中皮鞋較貴，赴京者皆買此物云。餘容續陳。敬請大安！

弟法高再拜 七月二十日

秉權兄候安。

茲全即何茲全，史語所同仁。信封背面，另加註明：「如收此信時，在下月一、二號，信件尚可轉重慶」。蓋以郵遞時間估計，太遲即不宜轉重慶。

八月中，突然接到學姊游壽之來信，乃其恰與周法高於南京相晤，知悉史語所動向後，特來函問候，並託代為幫忙處理衣物、被包等。

孝定、秉權學兄左右：法高兄到，知動定平安，至慰！至慰！近來京中情形，千變萬化。壽粗安，本月始往中央圖書館任事。一利書富，二利靠近法院宿舍，其他不計及。然待遇、名份俱比史語所稍勝，仍不免為人作嫁衣耳。中大近來情形甚慘，唐兄被解聘，至今無工作。小石先生亦再辭研究部，下文尚不知如何？伍氏牛鬼蛇神，破濫無不留下，而國文系諸是俎上魚肉。此是系中諸先輩裁抑後進之現世報，一笑！聞李莊山匪甚猖，有搬京訊。日來秋涼，壽所有衣服未帶下。倘學兄趁船東下者，一皮箱、一被包，請向志維兄處取下，用費壽自負擔。諸多費神，為謝不盡。匆匆，即請秋安！不一。

弟游壽拜上 八、廿二

「唐兄」為唐圭璋，「伍氏」為伍俶。游壽與張政烺鬧翻後，離開史語所，重返中央圖書館擔任金石部主任。而周法高恰於此時搭機返京，得以相見。游壽為李孝定及周法高、張秉權中央大學中文系之學姊，又曾於史語所共事，故彼此熟識。

八月下旬，李孝定奉傅所長之命，至重慶院辦事處，負責史語所復員工作，遂向法院方申請行旅護照。

國立中央研究院 為
發給行旅護照事。查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茲派專員李孝定由四川李莊前往重慶，辦理復員交通事項——經本院按照頒發護照暫行規則規定，發給行旅護照。仰沿途軍警關卡驗照放行須至護照者。

計開

- 一 持照人職業或職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員。
- 二 起訖及經過地點：自四川李莊經宜賓瀘縣赴重慶。
- 三 運帶物品種類數量：行李叁件。
- 四 隨行人數：0人。
- 五 頒發日期：民國卅五年八月廿四日。
- 六 繳銷日期：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卅一日。

院長：朱家驊

右給李專員孝定收執

與前次返鄉時所持之護照相較，身分由助理研究員改為專員，起訖及經過地點亦有別，而朱家驊已由代理院長真除為院長。

抵達重慶報到後，李孝定之生活，頓時啟動「忙碌模式」，開始面對來自所方同仁各式各樣之請託，直忙至復員工作結束。

老大哥芮逸夫最先發動，託人帶信過來。

陸琦吾兄左右：今日傍晚接奉孟真先生來電，以北大聘弟任教，囑即北上。擬煩吾兄代向余又蓀先生及北大駐渝辦事處負責人，探詢購買渝平飛機票登記手續。如果方便，即懇代為登記（所需照片隨函附奉）。如能詢知飛行日期，並乞電告，是所至禱！瑣事奉煩，容後圖謝。勿此，順祝旅途平安！

芮逸夫謹啟 卅五年八月廿五夜

接著為另一老大哥向達，此老時任教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因曾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與中研院素有淵源，乃託人前來打聽。

孝定先生：文从赴渝，擬拜託打聽下列數事：

- （一）聯大諸先生在渝住中四路（即曾家岩）六十一號重慶招待所，據聞已達百卅餘人，是否尚有餘地可容後來者居住？*
- （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同人自渝飛平，八九月間情形如何（如專機是否尚繼續？購票是否須等待？一次是否可以一家四口同走諸事）？*

(三) 七月中旬達已將一家四口相片寄余君又蓀，請為申請登記，迄無消息。擬懇左右為婉轉打聽，是否能為排一日期，抑須赴渝等候，始能有成行希望？便祈左右以快函示知。如日期迫近，則請急電告知，寄李莊三號信箱為感。茲隨函附呈一千元，作為電費。瑣屑勞瀆，感愧！感愧！即頌晨安！

向達謹啟 八月廿六日

將來人轉交的信看過之後，李孝定火速辦理，並在(一)、(二)項*下註明：(一)總辦事處可住。(二)專機已停，可由中航公司渝、平航線班機中，增配名額。

接續登場者為所中大老岑仲勉，九月八日，收到其信函，亦來請託。

孝定吾弟：離李莊後，想已安抵重慶，至念！復員事進行有眉目否？茲有托者，由渝下水各輪過漢口時，是否必在該處停泊一下？暇祈代為一詢見告是盼！專懇，并頌旅祺

岑仲勉啟 九、二

北平圖書館已復員未？又及。

九月十六日，張秉權之信函寄達。

陸琦兄惠鑑：一日寄奉燕簡，諒已青及。茲再附陳郵電三件，請祈大洽。此間搬箱情形，刻正積極進行，大約已有半數下山。王二哥駐博院看守，日前彥堂師曾詢及已否將搬運情形告及？弟似記前函曾有所告及一二矣。山中限十五日前還書，則辦公亦將無形於此停止，吾兄交辦之事，亦已完結，故目前又陷於無事可作之境。又不能玩橋牌以消長日，良苦耳。昨所長來電，謂已分電京、渝接洽船隻，且謂十月中江水將落云云，語似迫切，甚致〔至〕不惜在渝換船。據此，則十月可走矣。不知船隻接洽之情形順利否？尚祈多多努力也。月明之夜，山匪堪虞，社所受驚事，諒已聞及，不贅。崇此。敬頌旅綏！

弟秉權揮汗拜上 九月十一日

張秉權較李孝定小一歲，對於能否順利復員返京，則較王叔岷相對具有信心。

相隔一天，王叔岷的信接著寄達。內容不離關心所裡何時可以復員。而王之心態較為悲觀，也相對沉重。

陸琦兄：八日偕尚淑、國瓔往宜昌拔牙，昨晚歸來，見兄與德言函。美軍皮鞋尺碼既太大，索價又過高，可不必代弟購買。傅先生返京尚無確期，聞已分電京、渝同仁進行包船事，諒兄已得知矣，但恐仍不能作主耳。此間書箱已逐日搬運下山，工作如常，學術演講亦恢復，一切仍靜候傅先生命令。如再拖延一月，復員希望定成泡影矣！躑躅居此，益覺無膠。吾兄在渝，當較開心也。忽此，不盡。順頌康樂！

弟叔岷拜復 九月十一日

所裡同仁憂心能否順利復員之際，嚴耕望面臨一尷尬問題：因其夫人段曉蘭預產期於十月中，可能與所裡復員時間撞期，且必須於重慶之醫院分娩，事前之各項安排，皆有待李孝定之協助解決。

孝定吾兄如握：頻讀手書，悉船隻不無希望，羣情歡慰。近傅先生亦來電，囑趕速搬運公物，想行期總不出十月中數。惟此很可能與內子曉蘭產期相值，殊以為慮。而她屢次到敘府檢查，醫師皆云：「盤骨略小」。徐大夫力勸須到重慶大醫院分娩，始有最大把握。茲已決定（百分之九十五已作如此決定）本月尾動身。不識總辦事處可得一榻之棲否（曉蘭亦須在辦事處住，因為預計到後半月初始能入醫院也）？務懇吾兄代為留意，並請作速函示。此外，如伙食可否參加膳團？全月及短期膳費各如何？並祈示及。勿此。敬請秋安！

弟制耕望謹上 九、十四

九月廿日，董作賓之大函亦翩然駕到。

陸琦吾兄：迭奉手書，同仁均極感慰。此次兄能將渝中詳情見示，並負責進行接洽船隻，賢勞獨任，至為欣幸！弟以辦理瑣務，又向地方人士、軍政當局辭行，尚未早日復書為歉！此間自兄走後，八月廿六日晚接孟真先生電，云可抬箱子下山。廿八日即開始搬運，至今日止，已搬下約三分之二。大約月底可以全部搬下山，專候船運也。兄所詢之問題：

一、兄之旅費及出差費如何辦法，可詢問余又遜兄，並可參照社會所李文治兄辦法。好在遷運費報銷，可待兄還京辦理也。兄之薪俸津貼，九月照重慶標準，十月可照南京標準也（若搬動，全所皆然）。

二、此間公物及員工眷屬人數，已囑汪和宗兄抄清單寄上。

兄九月八日函所言：一、接洽長征先運一批公物及人員。二、餘下公物託民生公司陸續運京。此辦法甚好，可函商傅先生，如同意即可接洽辦理。

總之傅先生既有電致余兄及兄，則兄等可以接洽，函請傅先生決定可也。弟在此既不能有所主張，只有坐待船來而已。

日前在宜賓宴客，請有民生及合眾經理，接洽好，如用兩公司船，則均允由宜賓帶下駁船工人，代為裝船，此一問題似已可解決矣。

此間同仁乘飛機事，正在分配中，大約廿一、二日即可有一批人抵達（廿人中除徐茂生兄三人外，尚可去十七八），像片自帶，因郵寄返遲緩也。現已決定者有黃彰健母子，嚴耕望夫婦，楊時逢夫人及子女等，十八日赴宜賓，十九日即有輪東下也。

治安問題，近數日稍好，不如傳說之甚。內子生產，承兄與諸同人厚賜，感謝之至！容到南京再請兄吃紅蛋耳。專此即頌祇安

弟董作賓。 卅五、九、十六。

信中提及之余又遜，應為余又蓀。除回覆李孝定所詢諸問題外，此信條理清楚，敘述當時史語所復員工作之整體情況，堪稱實錄。

九月廿二日，接到老大哥勞榦之來信。所中同仁中，復員時期最傷腦筋者，莫過於勞榦。抗戰伊始，勞之父母及小孩一家九口皆隨史語所來李莊。卅三年十二月，勞母閻太夫人不幸病逝，停棺於李莊，抗戰結束，遂面臨運靈柩返鄉之難題。

陸琦吾兄大鑒：別後甚念，前見及吾兄致彥堂先生書，得悉旅祉安和，深以為慰。此間各處竟日在裝箱、抬箱之中。箱子下山者，已逾一半。最近徐德言大夫及嚴、黃兩先生赴渝，料已聞悉矣！惟此間同仁於吾兄行後，無不懷念。田邊上尤有“巷無居人”之歎，此則可為轉告耳！弟處一切如恆，小兒延煊尚在憲華將就上課，惟此校男生部尚未立案，將來轉學或有問題。上半年延煊曾在南岸龍門下浩華中學肄業一期，考試已畢，並經校方允發轉學證，但迄今尚未領到。吾兄有便到南岸時，敬乞便中代為一詢。不敢煩兄專去，因重慶出門困難，弟所深知也。又先慈靈柩，本所復原會議已議決（記錄想已寄吾兄矣），盡量予以運送之便利（運費是否由本人付給，再另由總處核辦）。吾兄包船接洽時，亦乞算入噸位中，大約等於大箱貳件。專此奉懇，敬頌大安！

弟勞榦上 九月十八日

又蓀吾兄同此。

徐德言為史語所之醫生，嚴、黃分別指嚴耕望、黃彰健。

「田邊上」乃史語所借住張家大院中某院落之名稱，勞榦此處引《詩經·鄭風·叔于田》讚譽李孝定，堪稱一絕。他人於重慶出門必面臨軍警盤查之困難，然李孝定有其五舅幫忙開具之證明，何難之有？故勞榦敢於託其代詢。

九月十八日，中研院留渝辦事處，與四川合眾輪船公司簽立合約。甲方：國立中央研究院留渝辦事處，由主任余又蓀代表。乙方：四川合眾輪船公司，由業務處經理陶伯宣代表，雙方遂敲定所有復員搬遷之事宜。史語所搬遷時所搭乘之長天輪，即屬該公司所有。

因忙於接洽租船諸事，以致勞榦上一封來信，李孝定尚未及回覆，十月一日，第二封信又到。

陸琦吾兄大鑒：前寄一函，諒達左右。現在關於先慈靈柩一事，復員委員會已允盡量予以便利。將來擬仍搭長天輪，先送至渝（轉湘）。惟本院所租庫房，未知能允暫時存放否？如不能存放，可否代為覓暫時存放之處？費神之處，謹當面謝。專此。即頌時安！

弟勞榦上 九月廿六日

余又蓀先生信如須要送，乞代轉。

所詢問題事後順利獲得解決，即暫時存放於中研院所租之倉庫。

十月二日，董作賓及王叔岷之信又相繼寄到：

陸琦吾兄：此次承兄與又蓀兄努力，辦理復員事項，備極賢勞，至感！至感！一切函電收到。本所自第二批始搬運，第三批讓與中博院，四、五批本所。但甚盼長征能裝一次，則十月間全部可運畢也。

最近一切公私結束完畢，擬準備至隨時可以全部走，長征如有來李定期，乞先電示。

致傅先生一函，入王之屏兄函中，帶渝（社所同人）請兄即代發出。

忙中草草，不盡一一。即頌福安！

弟董作賓。 卅五，九，廿七晨。

李博父先生（老太爺）及潘實君兄夫人（有孕將生）等，均擬乘飛機赴京，乞兄與又蓀先生為留座位。

王之屏即王崇武，史語所第一組同仁，專研明史。李博父即李權（字博甫），李濟之父。

接著，拆看老友來信。

陸琦兄：惠書奉悉，長天輪本日即載社會所諸公來渝，弟已請求早來，但尚未獲允許。十月二、三日不能來，七、八日當可來矣。若能趕上十日飛機，則甚善也。聞傅先生返京之期隨時拖延，李濟之先生又已赴滬，則本所復員事，惟賴兄努力耳。船已包好，不能不動，董先生已在安排同人來渝先後次序。十月杪，當可全部到達也。前往敘府係尚淑拔幼時蟲牙，毫無痛苦，祈釋塵念。餘面談。尚此，恭頌康樂！

弟叔岷頓首復 九月廿七日

之前對於能否順利復員，所抱持之悲觀情緒已不復見，轉換成欣喜之等待。信中提及史語所復員之事，只剩李孝定一人承擔，勉其努力。事實上，傅所長先前有另派楊希枚前來支援，因故未果。事後，楊希枚特地來函解釋。

孝定兄大鑒：第十三日起程，廿八日抵京，於三日謁孟真所長，事已洽定。惟以弟未留渝助兄工作而見責，經弟告以負責人類所事後，乃心平氣和。日後兄抵京時，如傅公詢及此事，尚希將弟情由轉知為感！兄款以薪津尚未領訖，一時不能璧趙，稍待即奉還，祈諒我為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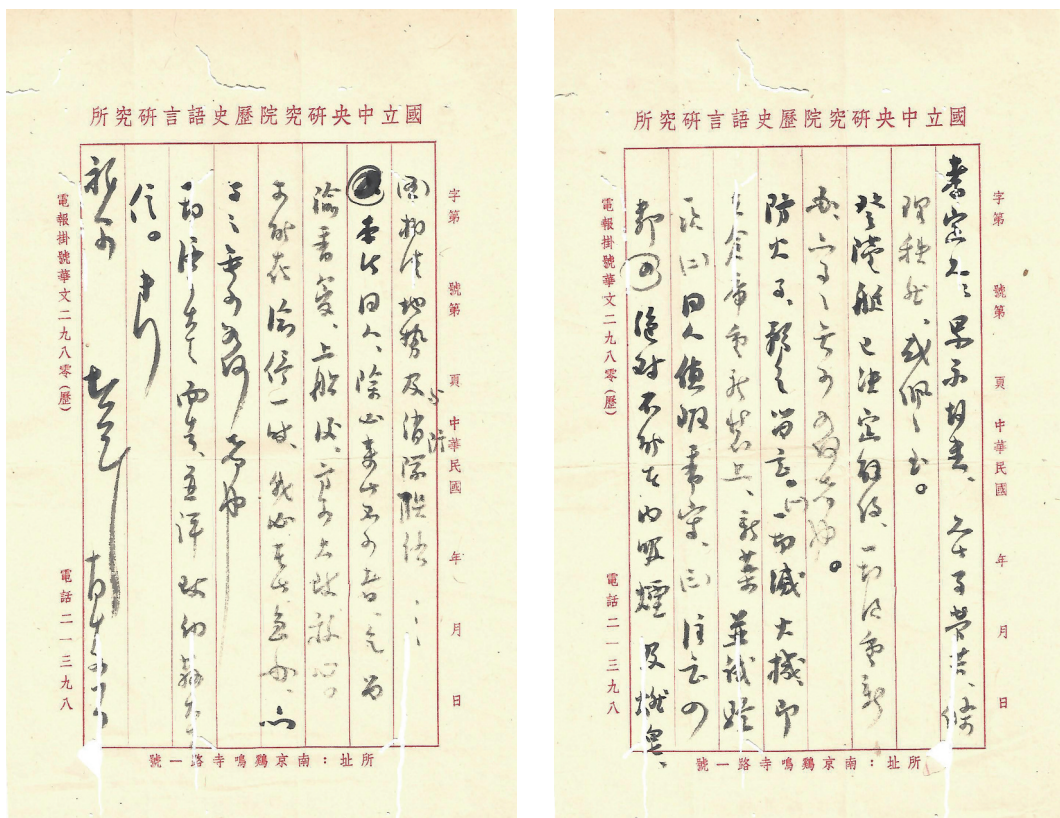
弟希枚敬上 十月四日

楊希枚較李孝定長兩歲，然任職史語所頗早，堪稱所中老資格。當時中研院體質人類研究所籌備處宣告停止籌備，回歸史語所。楊希枚為吳定良之學生，須協助其處理善後，因此只能辜負傅所長之交代。信末提及還款一事，可證李孝定如放款銀行，絕非浪得虛名。

復員工作漸入尾聲，傅斯年所長百忙中，特地親筆寫信勉勵，並詳細叮嚀消防方面應注意事項。（圖八）

孝定兄：累示均悉，任事勞苦，條理秩然，感佩之至。
 登陸艇已決定解約，一切須重新辦，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防火事，務乞留意。(一)一切滅火機即在倉庫重新裝上新藥，並試驗一次。
 (二)同人值班看守。(三)注意四鄰。(四)絕對不能在內吸煙及燃皂。(五)
 勘查地勢，及與消防隊聯絡。
 本所同人，除必來此不可者，乞留渝看管，上船後，方可大致放心。
 可能在渝停一時，我必在此急辦，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一切汪先生面告，並詳致幼蓀先生信。專此。旅安

斯年 十月十四日



圖八：傅斯年致李孝定函

汪先生即汪和宗，為史語所之總務。幼蓀應作又蓀，即余又蓀。此時傅斯年人在南京，信中之「來此」、「在此」皆指南京。

接著，董作賓又追加一函。

陸琦兄：頃寫一函付郵，忘記一事，即梁思永先生是否即擬搭乘此次飛機返京？乞兄設法即日徵詢梁先生。如其全家乘機，則所餘行李，似可代為收存總處，待有船隻為之轉運也。專此即頌旅安！

弟董作賓。 卅五，十，十九。

渝各所「乘船証」，請覓一樣張寄來。

由此可知復員工作包含人及行李，狀況因人而異，頗為繁瑣，也考驗李孝定處理之能力。

之前搶得先「機」之王叔岷，如願抵達南京，然而隨即瘧疾、傷風纏身，待稍微康復後，始能執筆向老友問候。一陣寒暄後，當然不必客套，有事自然相求，何況又是為愛女保暖用呢。

陸琦兄：別來已兩周，想兄仍終日為復員奔走也。弟抵此第三日即患瘧疾，又加傷風，潦倒病榻逾五日方愈。不知係疲勞過度，抑水土不合邪？

此間物價約兩倍陪都，布匹亦較貴，殊出意外。現擬與國瓔買件毛呢大衣，最賤者索價五、六萬，渝市不過兩萬元。煩兄來時，代購一件，價在三萬左右均可（不一定要毛呢），質料壞亦無妨，祇足禦寒可矣。兄乘飛機，行李過重，則託他人帶來，餘面敘。勿此，遙頌康樂！

皮鞋兄可多買，此間貴一倍以上。

弟叔岷頓首 十月廿六日

此信係用航空快遞付郵，根據信封上郵戳，寫完投遞當天即已到重慶，信封背面有李孝定之註記：「十月廿七日到」，而未註明覆信時間，由此判斷，應是很快即可離渝返京晤面，故不必再回信。合理推測，李離開重慶時間當在十一月初。

王叔岷先前曾在信中，兩度提及共同出國留學之願景，復員後即無下文。同仁王鈴則率先實現，十一月底，接到其來自英國劍橋之郵簡。

法高、孝定兄：昨赴此間台柱東方語言學教授 Haloun 之邀，又識捷克東方學術研究院研究員（姓名忘記）某教授。二氏于語言學頗有素養，殷殷垂詢史語所人才，弟一一具告。Haloun 教授于趙元任先生之吳語研究，及羅常培先生唐代長安方言，李方桂先生著作均細讀，極為欽仰。又于南通方言感莫大興趣。氏兼治中國上古史，于甲骨之學，亦頗有意。不知我國坊間有無較完整之類似甲骨文字典之書籍？孝定專攻于此，可得一聞其詳乎？弟日間工作于劍橋圖書館或尼德漢私人書室，晚間亦埋首室內，不復更及兒女之事矣。尼德漢現在法國巴黎任聯合國科學教育會主席，明年正月返劍橋。弟正努力整理其材料，浩如煙海，真不知從何下手？來此頗受英國人士之善遇，餘再談。專此。即頌研安

弟王鈴頓首 十一月十日

Haloun 教授一般翻譯為哈隆，乃捷克裔德國人，漢學家。尼德漢即李約瑟。王鈴經由傅斯年推薦予李約瑟，後來王鈴協助李約瑟完成《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之巨作。

此信用航空郵簡書寫，收信地址為「中國南京雞鳴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李孝定於其上註明「十一月卅日到，十二月九日復」，此足以確定李孝定在十一月底前，即已抵達南京。

接著，傅所長及李濟約其作了一次長談，希望其考慮借調至中博院籌備處，以專門設計委員之名義，接替原李景聃擔任之工作。本年四月初，屈萬里來信中尚提過李景聃已抵南京，孰料十二月十日因積勞成疾病逝。中博院籌備處工作頓受影響，故傅、李兩人始有此般建議。經長考後，李孝定遂決定接受此項人事安排。

一九四七年（民國36年），廿九歲

元月十三日，接到任職於西昌警備司令部三舅張錡之回信。

琦甥如晤：前接自渝來函，知赴京在即，因未作復。上月廿六手書，係由成都轉來，已稽時日。接到後，又因事耽誤一次班機，計時已逾一月矣。甥題返家一行，我亦思鄉甚切，往返不易，更無法作此念也。前函言端姊在滬，現已晉京否？情形如何？智妹已到京否？前緘請羅副官竹清代匯旅費至常，久未得復。如晤羅時，請告知兩週前已由此間匯去，不必再匯，並請函復為感。現屆隆冬，由此北行，約百里外地區，風雪巖寒；向南則氣候皆暖，苟非樹木凋零，恰似春末夏初景象。物價除米糧每石萬餘元外，餘均漲勢甚峻，與渝市略相當也。專復，順頌近安！

三舅錡手啟 十二月廿六日

此信係家書，提及之家人皆有待考證。然此信仍有可參考之價值，於信封之背面，李孝定註明：「一月十三日到，即日復」。此外，尚條列數則待辦事項：

- 純一先生喪葬撫卹事與史語所會商。
- 工友王君事、財產清冊接收購置諸物清點一過。
- 純一先生往年帳目之清理及報銷。
- 考績事請曾小姐代辦。

純一先生即李景聃，曾小姐即曾昭燏。此類事項皆與中博院籌備處之業務相關，故據此可斷定，民國卅六年一月十三日前，李孝定業已就任其新工作。

同一天，另收到重慶提供院方倉庫租賃之杜經理回函，得以略悉史語所返京後，重慶當地之生活狀況。

孝定先生台鑒：昨奉手書，敬讀之餘，真使我慚愧萬分。此次貴院復員工作，實先生宏材碩彥，處理有方，諸事順緒。敝公司倉庫，得各先生之關照，經濟上不無小補。個人方面，承各所負責人青眼，另給津貼，感謝莫名。登陸艇別後，總辦事處兩次趨謁，無緣晤談，不勝惆悵，至今猶縈迴歉念不置。每憶先生神儀，輒深馳往。久欲遣毛先生致候。俗務羈身，未克如願。茲值來鴻之便，適逢歲律初更，聊敘渝中景況，用慰在京各先生之念。卅五年十二月初至月底，廿餘日時間，重慶生活突飛猛進，肉由五百而至壹仟，舉一即可概想。

其他油鹽柴米般般貴，搶劫盜偷處處聞。近移居覺林寺板栗坳寶田別墅，雖屬市區，略帶鄉村風味。夜臥每多驚擾，不是冬防加緊，真真難也安寢。遙頌先生邇來起居安適，諸事迪吉。渝中談及返京後，稍事安排，即有旋鄉湖南之行。邇來此念得無作罷否？天氣嚴寒，江南更甚於西蜀。萬望保愛，特別攝養為荷！尚此奉覆。並祝新禧！

杜堯勳敬覆 卅六年，一月一日

勞老先生暨諸同仁，統此代為問候，改日當另有緘達也。

信末特別提到「勞老先生」，蓋指勞榦之父勞仲武。先前，勞榦曾向李孝定詢問，能否代覓其母靈柩停放之場所，後來此事即由杜經理負責處理。而之後移靈返鄉之事，則由勞父負責，故兩人有此交情。

為此事，院方特地開具一紙「運柩護照」，由勞仲武以史語所事務員之名義，護送其妻閻氏靈柩返鄉。

國立中央研究院 為
發給運柩護照事。查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事務員之妻閻氏，前于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在四川南溪李莊病故。茲由該員押運靈柩，由李莊取道重慶、宜昌、漢口，前往湖南長沙河西望城坡橋灣原籍安葬。經本院按照頒發護照暫行規則規定，發給運柩護照。仰沿途軍、警、關卡，驗照放行須至護照者。

計開

- 一 持照人職業或職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事務員勞仲武。
- 二 起訖及經過地點：自四川南溪李莊，經重慶、宜昌、漢口等地，赴長沙河西望城坡橋灣。
- 三 運代物品種類、數量：靈柩壹口，行李大小伍件。
- 四 隨行人數：無。
- 五 頒發日期：民國卅五年十月七日。
- 六 繳銷日期：民國卅六年十月六日。

院長 朱家驊

右給勞仲武收執

因剛換新工作，李孝定無法返鄉過年，而小老弟張秉權卻趁假期，回到浙江老家，此時來函告知近況。

陸琦兄賜鑑：滬站握別，倏忽兼旬。弟於是日晚九時四十分抵杭，家姊丈在站相接，竟失交臂，亦見十年來改變之劇。在杭小住十日，西湖之遊，半為雨止。僅以轎車繞湖一周，費時亦祇百八十分鐘。所至皆似曾相識。嘗於錢江大橋、六和塔、虎跑等處小作逗留，湖、山如故，感慨無端。西湖博物院所藏，無非標本，殊鮮真器。在樓外樓吃醋溜魚、跳蝦，此十年未吃之杭州名菜也。

見盤中蝦跳，不覺喜心翻倒。又嘗登玉泉山，左襟西子，右帶錢江，風景美甚。弟前經三峽，宜昌以下之風景皆不欲觀。然至西湖，又為其幽靜秀麗所動。三峽有似壯漢，西子則嫵媚也。十日午返里，未老還鄉，自然腸斷。況乃亂後，瘡痍滿目，幼時所遊，轉覺生疏，蓋已不如想像中，記憶中之故鄉矣。雖舍下所藏已空，破壁僅存，猶幸長幼健在，洵以為樂耳。急景殘年，鄉人正忙度歲，想雞鳴寺下自有熱鬧景象也。博物院事究作如何決定？弟以自私計，誠不願吾兄高就也。林妹妹可有音信？佳人難得，好自為之。弟則假期已過太半，仍一籌莫展，此行殆無成就矣。對象非鮮，良以不敢高攀耳！

所中諸先生均乞代候珍衛，不一。

弟秉權手啟 一月十六日

此信透露幾項訊息，一、二十天前，李孝定曾至上海。二、當時論及中博院工作，李應尚未決定。三、二人均有須盡速脫離單身之壓力，李似已有對象，張則自嘆心有餘而力不足。

此時，昔日業師黃鶴（笙陔）先生信函恰好寄到。

孝定世講：去秋一別，轉瞬經年。思念之深，無時或釋。春間曾寄一函，未審收閱否？昨接手書，知已安抵首都，欣慰奚似！令五舅題余承乏西席，余來歲本已應原東李丙林之聘。但因既可作首都之游，又有聚晤之機，故貿然應命。惟自省學識謏陋，未知能副令五舅雅意否？俟春風和暖時，請令五舅遣一妥人來常，余當束裝就道也。聚晤有期，餘未多及。手此，即詢近佳

黃笙陔 古十二月廿七日

如有回音，頃仍由花岩溪尊府轉送。

換算成國曆，此信寫於民國卅六年一月十八日。此時，憲兵司令部已遷回首都，李孝定之五舅張鎮亦在南京，故黃師云聚晤有期。李孝定三歲失怙，由黃笙陔啟蒙，直至高中畢業，於李而言，有如慈父，故對於黃師應聘來京，自是充滿期盼。

於黃笙陔寫信之同時，李孝定之新同事曾昭燏正準備請假返鄉，由下列曾之來信，可確定一月十八日前，李已於中博院籌備處就職，讓曾有輪休之機會。其籌備處主任之行政工作，即由李孝定代理。

天木、孝定兩位先生：十八日別後，下午一時餘抵武昌。因舍弟次日即自湘赴漢，故在漢等候。廿三日同乘機來昆，大約下月四、五日離昆飛漢，再自漢返湘一行，下月廿日左右方能返京。在滇通訊處為：「昆明全省電話局趙局長述完轉」，在湘通訊處為：「長沙藝芳女校曾約農先生轉」。恐博物院有事，或須以電信詢問，故以奉告。敬頌近安

昭燏 卅六年一月廿六日

本月伙食，似未完全交清，請告趙鄉珊先生代墊出，為感！

曾昭燭為曾國藩弟曾國潢之長曾孫女，較李孝定長九歲，為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前輩。由此信可看出其心思細膩，條理井然之一面。

天木即王振鐸，趙鄉珊即趙青芳，皆為中博院籌備處同事。

於此陌生之工作單位，李孝定有一早在李莊即認識之朋友——李霖燦。李為中博院之老資格，於李孝定而言，乃絕佳之助手。此時其人身在上海，負責接收和平博物館事宜。因人處外地，故以信函提供建議，協助李孝定。

孝定我兄左右：頃奉手書，敬悉一是。昨晚趙鄉珊先生抵滬，轉告院中各情，現既請得二千萬圓，自以即早使用為得計。此間應運京各物，粗計約四十餘箱（專指古物，不包傢具）（傢具恐需款更多也），每箱包紮運輸至京，約需二百萬（由此至中山門內），共八百萬。此數係粗略計算，容再請轉運公司代估一次，作為預算，供院方參攷。現各物又漲，若決定搬，請早日匯三百萬元來作做木箱、買包紮材料之費用。他日裝箱，恐尚須趙連城先生來滬；啟運時，尚須鄧嘉芝先生來滬辦理也。專此急覆。順問公安！

李霖燦再拜 二月二日三十六年

運費謄寫似乎有誤，四十餘箱，每箱估二百萬元，不應共八百萬元。疑「二百萬」乃「二十萬」之訛。

同時，又收到家鄉轉來黃師笙陔之信函，該信寫給李家之親戚名治民者，請其轉告因病未能至南京赴約之情事。按：李母識字不多，平日收信、寫信均有賴此親戚。

治民世兄青及：去臘駕臨寒舍，得陸琦手書，云其五舅張君，欲延余教訓子女，余當經允諾。惟頑軀自去冬感寒，咳嗽甚劇，致引發舊患胃氣，每日下午胸腹間即隱隱作痛，夜間不能安眠。迄今月餘，未見痊愈。似此病軀，何堪長途跋涉？即至南京後，亦恐疾病纏綿，不能授課，有辜張君千里相延之意。祈兄向陸琦之母言明，及早通知張君，另聘名師，以免遺誤為荷。手此，即祝新禧！

黃笙陔 古元月十二日

五舅張君即張鎮。按：信中：「舊患胃氣」，疑當作：「舊患胃疾」。卅六年古元月十二日，即國曆二月二日。黃師因病未能來京，此亦無可如何之事也。

二月初，傅所長突然託人轉來一信。

陸琦兄：前者本所有一部分修理工作，請陸根記派人來修理，此項工程應付工價若干？請轉詢見示，以便照奉。此外尚有一事奉託，此次本所所作木案，案面無一不裂，其原因係由於所用木料太濕。現在本所圖書室擬作大閱覽案三個，而此地木匠既無烤乾工具，又無乾木料。聞陸根記存有舊油木，希望能讓

給本所若干，以便製作。惟務必請陸根記按照目下價錢，開示數目。此事請兄與陸根記一商，如陸根記同意讓給，尚希示知，以便本所估計須用若干也。專頌時祺

傅斯年拜啟 二月五日

修理工作當指南京史語所原址之整修，陸根記為當時著名之營造廠，廠址設於上海。此信由筆跡可判定為那廉君秘書所寫，僅末行為傅所長簽名。信封上寫：「送中央博物院 李孝定先生台啟」。信封背面，李註明：「二月六日到」。由此可知，李孝定人在中博院。

忙著處理陸根記問題之際，李霖燦為其弟謀職請託之信又到。此信完全以白話書寫，於當時公文書信堪稱另類。

孝定我兄賜鑒：李主任叫出納室匯來的錢（接收費），已收到了。箱子業已做出來十隻，正在購買包裝材料。因為這裡有很多瓷器，必需要有經驗的人來裝箱。不知道趙連城走得開否？請向李主任請示一下，就說想叫趙連城月底到上海來幫忙，看可以不可以？若可以，望通知嘉三兄，請轉告趙連城把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準備一下。

曾先生回來了沒有？我有一個弟弟，曾託曾先生，想在其他地方代他謀一個書記的位置。現在把他的書法、履歷都寄來了。若曾先生已回來了，請交給曾先生看。若尚沒有回來，請呈給李主任看一下。看有沒有要人的地方？一切我可以負責。薪水高低，在所不計。因為家裡給戰事一鬧，實在活不下去了。這件瑣事很麻煩，又得多費老兄不少口舌。謝謝！謝謝！專此敬問近佳！

弟李霖燦拜上 三十六年二月廿一日

（坵舍弟書法、履歷三紙）

李主任即李濟，曾先生即曾昭燦。趙連城為中博院技工，嘉三兄待考。

四月四日，老大哥芮逸夫帶來吳汝康之訊息。久未聯繫，原來吳汝康已前往美國密蘇里州，就讀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研究所。

陸琦吾兄左右：久未晤教，時切馳念。昨接吳汝康兄來書，述其到美後情形甚詳，茲特隨函轉奉，即乞鑒閱，並盼賜還，為禱！勿此，順頌公綏！

弟芮逸夫謹啟 卅六、四、二

附吳汝康兄函二紙。

因芮逸夫交代需將原信賜還，故內容不得其詳，惟對於有赴美期望之李孝定，必有相當之刺激與啟發。

黃筌陔先生禮多人不怪，之前已託人轉告李母，因病不克赴南京授課。此時又特地再寫一函，告知李孝定。

孝定世講：去臘得手書，本擬今春束裝東下，一覽首都文物、江山之勝，以壯心胸，兼謀聚晤，以慰渴懷。因去冬感寒，咳嗽甚劇，致引發舊患胃疾（今雖漸愈，每晨猶咳嗽許時）。深恐抵京後，或疾病綿延，不能授課。幼小孫已屆求學年齡，不能附學。舍己耘人，意有未忍。更兼原東再四挽留，余去冬本已允其聘，亦難堅辭。以此種種，遂致不克踐約，惟知我者諒之耳。

婚事已有對象否？「三十，壯，有室」，今汝正當其年，且令慈年近周甲，望切含飴，亦不可不思有以慰之也。書不盡意。即詢近好！

令五舅大人前祈代為致意。

笙陔 卅六年農二月十六

按：卅六年農二月十六日，即國曆三月八日。不知何故，此信四月一日才付郵，四月五日收到。李孝定係家中獨子，以傳統傳宗接代，繼承香火觀念，隨著年齡增長，親友之關切當如影隨形矣。

隔天，李霖燦來一短信，內容皆與曾昭燭有關。因曾為實際之主管，李只暫代，故請其知會曾。

陸琦我兄賜鑒：久疏函候，近日佳否？春來想一切佳勝也。今將此間三月份工作大事記要寄來，望轉曾先生一閱，為感。專此敬問公安！

弟李霖燦拜啟 三十六年四月五日

曾先生有一函來，今日持函攜款，赴同濟大學訪伍新蔚先生，適彼返江陰掃墓，需三、四日後方能辦妥也，望轉告曾先生一聲。

四月二十日，收到三舅來信。當初剛赴任新職時，李孝定之心情究竟如何？可由其三舅此信略知一二。

琦甥如晤，元月十三信久已接到，因班久停，稽覆為歉！博物院專門設計委員就職後，數月來情形如何？擬回史語所之企圖有可能否？史語所窄路學問既非心願，設計委員尤不合意，留美之念又一時不能實現，則只有暫忍耐，徐以待機耳。

倫哥製片廠長工作已成功否？端姐已遷京否？甚念！伯哥尚是去春在渝時得渠一緘，到昌行將一年，消息杳然。渠本隸七三軍，應在魯南作戰。京中當常得消息，近況如何？謝未泯甥曾否晤見過？智妹來函，以久不得渠消息，甚焦灼。因謝於前腊底，曾有一度擬赴漢工作，隨即緘阻其暫緩赴京。現京、常兩方情形，究竟如何？希詳查示知為感。專此。即頌近安！

三舅元甫手啟 四月十日

此信雖寫於四月十日，然其所回覆者乃李孝定元月十三日所寫之函，故所述擬回史語所、史語所窄路學問非心願、中博院專門委員不合意、留美之念一時不能實現等等，

均為李元月十三日寫信當時心中之想法，及對現況之鬱卒。顯然李仍心繫史語所，然對於只從事殷契文字之研究，無法自我滿足。

四月底，李霖燦來一短函。

陸琦吾兄左右：頃得來書，敬悉一切。此間稍暇，當即赴杭一行。繪圖紙當遵囑作一木盒包裝運京，望勿為念。趙連城君擬回京取換替衣服，望代渠向主任請示一聲為盼。專此奉覆。順頌春安

弟李霖燦敬上 三十六年四月廿二日

因李孝定係由史語所借調至中博院，中研院總辦事處來函，要求將人事調查表填妥寄回，以便彙轉。

(36) 字第 648 號全頁

逕啟者：准國民政府文官處處人字第六五七號函：「為本院尚有一百三十二人未經本處登記相應開同名單，並檢附人事調查表，函請查照轉發填覆，俾便登記為荷」等由。查台端亦在所開名單之中，茲謹轉奉該項人事調查表一份，至希查收，照填寄處，以便彙轉為荷！此致

李孝定先生

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啟

中華民國卅六年四月廿三日發出

原本中博院籌備處主任為李濟，復員返京後，李濟赴日本處理被掠奪文物事宜。主任一職，由曾昭燏代理。五月初，李濟正式辭去該職務，由曾昭燏真除接任。李孝定對中博院專門設計委員之工作並不滿意，遂趁機提出辭呈，擬重回史語所。六月初，即收到杭立武次長的來函。

孝定吾兄大鑒：台函奉悉，院務籌備工作亟待積極進行，端賴同人多多協助。台端學力素所欽佩，尤深借重。除函請孟真先生續准借調外，尚祈謦諤是盼。專復。順頌時祺

杭立武啟 六、二

杭次長此信不卑不亢，讓李孝定難以回絕，乃續留任中博院。

六月三日，收到中研院社會所丁文治來信，望能為友人安排工友一職。李本人想辭而不能，有人想進，卻不得其門而入，實令人感慨。

孝定先生：日前介紹工友事，曾托汪和宗先生轉陳，承允俟博物院有缺空出時，即予錄用，無任感謝！弟所介紹之工友名劉德福，河北宛平縣人，年卅七歲。可以寫字，抗戰前，曾在弟家（南京）工作多年。人極勤謹、可靠，故敢冒昧向先生介紹也。餘俟面謝，順頌研安

弟丁文治敬上 六月三日

由此可見當時失業率之高，及公家單位人情請託之事，在所難免。

六月十六日，收到何茲全從美國紐約寄來之郵簡。

陸琦兄：離京匆匆，未及面辭，請見諒。弟四月卅日由滬乘戈登輪來美，五月十六日抵舊金山，廿七日抵紐約。每天奔跑找房子，昨日才算找到。哥大附近學生多，房子極不易覓。弟現正申請入哥大，能否獲准？尚不可知。如能入哥大，即在紐約住下去。否則，擬先到一小地方住一年。一則少用錢，二則易於學習英語。紐約物價，較戰前約高一倍。房租每月約須三十元左右，吃飯每月約需五、六十元，再加另用、買書等項，每月平均不能下於百元。

在舊金山及芝加哥，我看了兩個博物院，但是門外漢，只覺得偉大，內容一點也不懂。前在李莊，似聞兄有出國計畫，甚望早日進行。

昨日與友人談中國古代社會問題，論及「民」字之意義。弟曾介紹兄在甲骨文中發現此字，友人甚為注意。兄作出版後，盼寄弟一份。專此。敬頌近好

茲全上 六月二日

濟之先生前，請代致候。

何茲全較李孝定長七歲，而較李晚三年始入史語所。研究範圍以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為主，與李亦不同組。何至紐約後，即立刻來信，可見李孝定人緣之好。信中提到李似有出國計畫，並予以鼓勵，對李心情當有所刺激。

六月六日，收到楊時逢大哥之感謝信函。

陸琦吾兄：配給油鹽條已收到，謝謝！兄以後如不取該項物品，可否能繼續賜給弟否？則感謝萬分。弟約下星期一、二赴瀘，因本星期六開所務會議。專此。敬請大安

弟楊時逢頓首 六月四日

楊時逢家境清寒，但頗能甘於貧困，跟隨姑丈趙元任至史語所任職，十八年來，始終任勞任怨，不改其志。

六月十一日，接到外交部王世杰部長來函。

孝定兄惠鑑：二日手書並附件均經誦悉。致朱部長函稿，已由此間騰發。惟希先與杭次長一洽。並希另備一致蔣夫人函，附一節略，詳敘購地經過，再請其查照前函提交遺族學校董事會准將本院需用之地廿一畝續予讓售。茲將致朱部長函稿附還。餘件暫存參攷，此復。順頌時祺

王世杰啟 六、九。

此等事涉及頗多單位，且皆大有來頭，頗難處理。此時李孝定已任中博院秘書，自然必須且有能力解決。

六月十三日，接到北平輔仁大學余遜教授來信。

孝定吾兄惠鑑：倭寇款服後，張苑峯、鄧恭三諸君相繼北來，為言吾兄學優行篤，輒深心儀，終以南北睽隔，不獲一接清暉，惆悵何似！聞恭三兄言台從近任中央博物院秘書，濟之先生倚為臂助。足徵左右長於治事，不僅以學問見稱，何勝佩服！茲有北平歷史博物館事，須待博物院決定者，因作函上濟之先生，隨函附呈，希為轉致。近得孟真先生書，謂濟之先生近請假，不知是否仍留南京？如濟之先生不在所中，當係由昭燭先生代理。則請將上李先生函與之，商酌決定以後，惠書示知，以便覆告北平研究院，專此布達。敬頌著安

弟余遜敬上 六月十日

令舅真甫先生處，希為道意問候。

張政烺、鄧廣銘兩人此時於北大任教，故得與余遜晤談。余遜時任北平歷史博物館主任，因該館隸屬於中博院，故來信相商。

六月十四日，接到王世杰部長之回函。

孝定兄惠鑑：十三日手書並附均經收悉。蔣夫人一函，業已連同附件，由此間騰發。茲將遺族學校董事會致中博院籌備處函件附還，即希檢存。復頌時祺

王世杰啟 六、十四

此事至此順利落幕，中博院秘書工作亦告結束。中研院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由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湯用彤兼任主任，而實際負責者為余遜。傅斯年所長向余遜極力推薦，李孝定遂改借調至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擔任管理員。

得知李孝定將往北平出任新職，所中同仁特地為其餞行。此後，李孝定即啟程赴北平。

國曆六月廿一日（星期六）下午七時，敬備菲酌，恭候

台光

張秉權 傅樂煥

潘 愨 王寶先

陳 槃 李翰青

董同龢 那廉君 謹訂

席設：太平路曲園分號

一九四八年（民國37年），卅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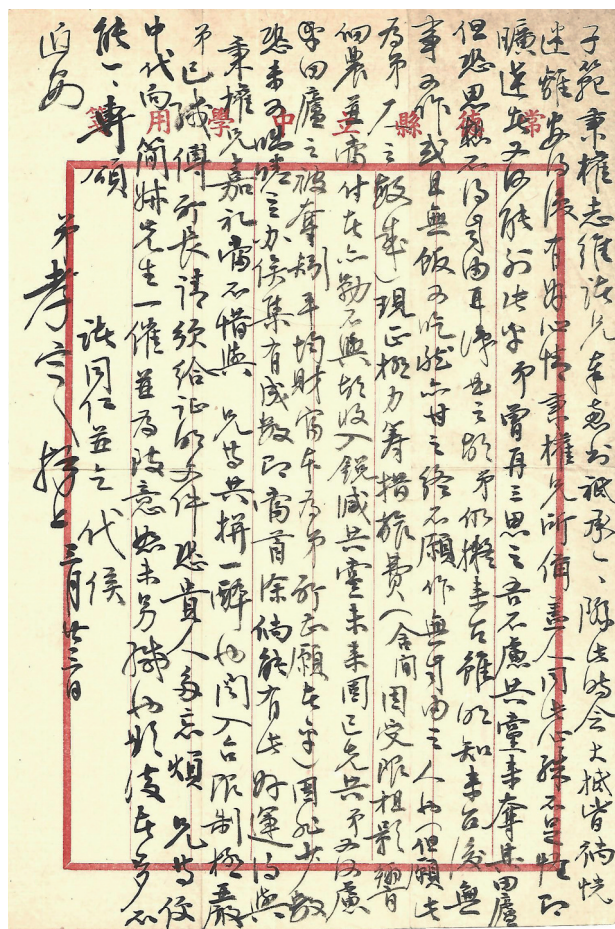
工作一年四個月後，任務完成。向史語所請假，返鄉省親。

一九四九年（民國38年），卅一歲

詎料政局變動迅速，遂滯留湖南常德，未能與史語所共同遷臺。直至民國卅八年三月，致書史語所諸好友，始表露赴臺之決心。（圖九）

子範、秉權、志維諸兄：奉惠書祇承一一，際此時會，大抵皆徬恍迷離，安得復有好心情？秉權兄所稱蓋人同此心，殊不足怪，即曠達者，又何能外此乎！弟曾再三思之，吾不慮共黨來奪其田廬，但恐思想不得自由耳。緣是之故，弟仍擬來台，雖明知來台後無事可作，或且無飯可吃，然亦甘之，終不願作無自由之人也（但願此為弟一人之敏感）。現正極力籌措旅費（舍間因受限租影響，佃農並當付者亦勒不與，故收入銳減，共黨未來，固已先共。弟又何慮田廬之被奪？矧平均財富本為弟所甚願者乎！），因非少數，恐未可咄嗟立辦，俟集有成數，即當首途。倘能有此好運，得與秉權兄嘉禮，當不惜與兄等共拼一醉也。聞入台限制極嚴，弟已緘傳所長，請頒給證明文件，恐貴人多忘，煩兄等便中代向簡叔先生一催，並為致意，恕未另緘也。欲復者多，不能一一，專頌近安！諸同仁並乞代候！

弟孝定拜上 三月廿三日



圖九：李孝定致史語所同仁函

結論

此文雖以李孝定為題，但實際涉及的人事頗多，史語所在李莊的種種，近年來相關的探討、報導頗多，以人物專訪，口述方式為大宗。本文則以信件文物為本，經由讀者細心閱覽，當可領會前輩們對於學術研究的熱忱與執著，無論是忘年之交或同儕間，不恥下問，相輔相成的事例頗多，其思維與風範，令人景仰。

讀者不難發現，身處戰亂流離的異鄉，信件交流中，並沒有對抗戰有任何怨言，也並沒有因而憂心喪志，對政府抗戰必成有著絕對的信心，生活如常，並沒有導致學術研究的停滯。

史語所同仁在高層如傅斯年、董作賓等指揮引導下，創造出極大的學術成果，在信件中都可顯示彼等處理問題之鉅細靡遺，條理井然。

年輕人嚮往出國留學似乎是當時的主流，此從彼此交流中即可看出，然而因緣際會，有人如願以償，而抱憾者亦所在多有，如果不是戰亂所致，也許會有不同的人生際遇吧。

信件中有著人生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如董作賓的請吃紅蛋，嚴耕望夫人的待產；吳汝康、王志維等地新婚；李孝定、王叔岷親人的重病；勞榘母親的不幸往生等等，其他如田野調查辛勞之傾訴，學術生涯願景之分享，均藉由書信作者所遺留之鴻泥片爪，生動地呈現眼前。